

42
36
12

準
貴

張天如先生鑒定

通鑑紀事本末

宋編

鬱岡山房藏版

刻宋史紀事本末序

夫古今之有史皆紀事也而經緯不同
左馬之義例精矣一以年爲經一以人
爲經而建安袁先生復別開戶牖迺又
以事爲經而始末具載士有游心得失
之林而希合出門之轍者咸猶取焉余
嘗爲之評曰是書也事固無改于前其
範圍在二子之內例則有取于會其標



指爲二子之功試卽所紀一事論之志
盛以舉衰則升降具鏡成以照敗則人
事明觀變以著漸則幾微彰因事以察
人則材品列其於編年列傳未嘗不可
合而見也袁氏紀漢唐顧未及宋樞本
宋人忌諱繁矣

國家於宋稱近古

高皇帝規天條地國勢之強弱大小法
度之疎密雖不可同日語然三代而降
其紀綱風俗何遂能有加于乾德周監
二代豈無有取于斯乎卽濂洛之疏注
蓋二百年用之矣昔人謂三皇之事若
存若亡蓋時運歷今日而漢唐之事亦
若存若亡汴都臨安之際史亦犁然具
乎一何蕪穢也士欲修宋事之闕不稟
命素王取裁龍門扶風而務爲袁氏後

勁卽事或有待固未可知母亦以其臚
列事體深切著明蓋亦論世之權輿徵
往之符契邪余師臨朐馮先生蓋嘗慨
然於斯稍爲編次凡例初具天復不予
及余行部舊京從京兆徐公所得故沈
侍御所輯事紀於其子朝陽義例適與
馮先生合而刪潤未備條貫稍遺會余
鄉司勳陳公德遠傳觀二酉之藏能以

其精神疏觀古人於千載之後事惟擇
其關時言無取於枝葉或累牘而兼取
或單詞以見意卽前人未發之指間一
闡揚而不穿鑿附會以爲高蓋經三公
之手而書始成其有光于建安可知也
夫以兩宋近古之事方內外固不乏通
儒而削牘摩編欲就而未決者又數百
年機緣偶值聚於一日昔人謂文章經

國大業豈偶然哉士君子讀天下書固
將爲世用前事之師自古談之徒區區
務師心以游於轆轤幸而後敗不可爲
訓要之楫不從式車不合轍亦必未有
能濟者也

明治固號爲雍熙其間亦多故矣姑以
宋事證之若靈州之議澶淵之榮濮園
之辨洛蜀之黨蓋亦有髣髴於今者而

善敗之故一彼一此斯亦可以備得失
之林矣善譜者不盡奕之變然未有不
學譜而奕者也余承宗伯先生志遂壽
諸梓而余有弟適爲國子祭酒以其本
授之列在學官令四方士得觀覽焉

萬曆二十三季歲在乙巳春仲穀旦京
畿道監察御史南昌劉曰梧易生父譔

通鑑紀事本末宋編目錄

卷之一

太祖代周

收兵權

平荆湖

平蜀

平南漢

平江南

太祖建隆以來諸政

北海馮琦具區編胡
東吳蔣先庚震青較訂

通鑑紀事本末

禮樂議

治河

金匱之盟

吳越歸地

陳洪進附

平北漢

契丹和戰

西夏叛服

總選德明

交州之變

蜀盜之平

卷之二

太宗致治

營田之議

至道建儲

咸平諸臣言時務

契丹盟好

天書封祀

丁謂之姦

明肅莊懿之事

郭后之廢

温成事附

天聖災議

茶鹽權罷

正雅樂

慶曆黨議

卷之二

夏元昊拒命

儂智高

貝州卒亂

王則

浚六塔二股河

英宗之立

刺義勇

濮議

王安石變法

卷之四

學校科舉之制

元豐官制

西夏用兵

熙河之役

瀘夷

元祐更化

宣仁之誣

洛蜀黨議

紹述

孟后廢復

建中初政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一

蔡京擅國

花石綱之役

道敎之崇

卷之五

金滅遼

復燕雲

方臘之亂

羣姦之竄

金人入寇

二帝北狩

張邦昌僭逆

宋江州

高宗嗣統

李綱輔政

宗澤守汴

兩河中原之陷

南遷定都

卷之六

金人渡江南侵

苗劉之變

平羣盜

金人立劉豫

張浚經略關陝

吳玠兄弟保蜀

岳飛恢復中原 秦檜害飛附

順昌柘臯之捷

秦檜主和 檜死附

卷之七 對五南契

金亮之惡

金亮南侵 金人殺亮立雍階

建炎紹興諸政 朝臣言事附

孝宗之立

隆興和議

孝宗朝廷議

陳亮恢復之議

卷之八

道學崇誅

兩朝內禪 孝宗光宗寧宗廟議陵議

韓侂胄專政

北伐更盟

吳曦之叛

蒙古侵金

金好之絕

李全之亂

卷之九

史彌遠廢立

金河北山東之沒

蒙古取汴

會蒙古兵滅金

三京之復

蒙古連兵

余玠守蜀

真魏誦賢用罷

史嵩之起復

董宋臣丁大全之姦

公田之置

卷之十

蒙古諸帝之立

太宗定宗憲宗世祖

蒙古立國之制

北方諸儒之學

蒙古南侵

郝經之留

李壇之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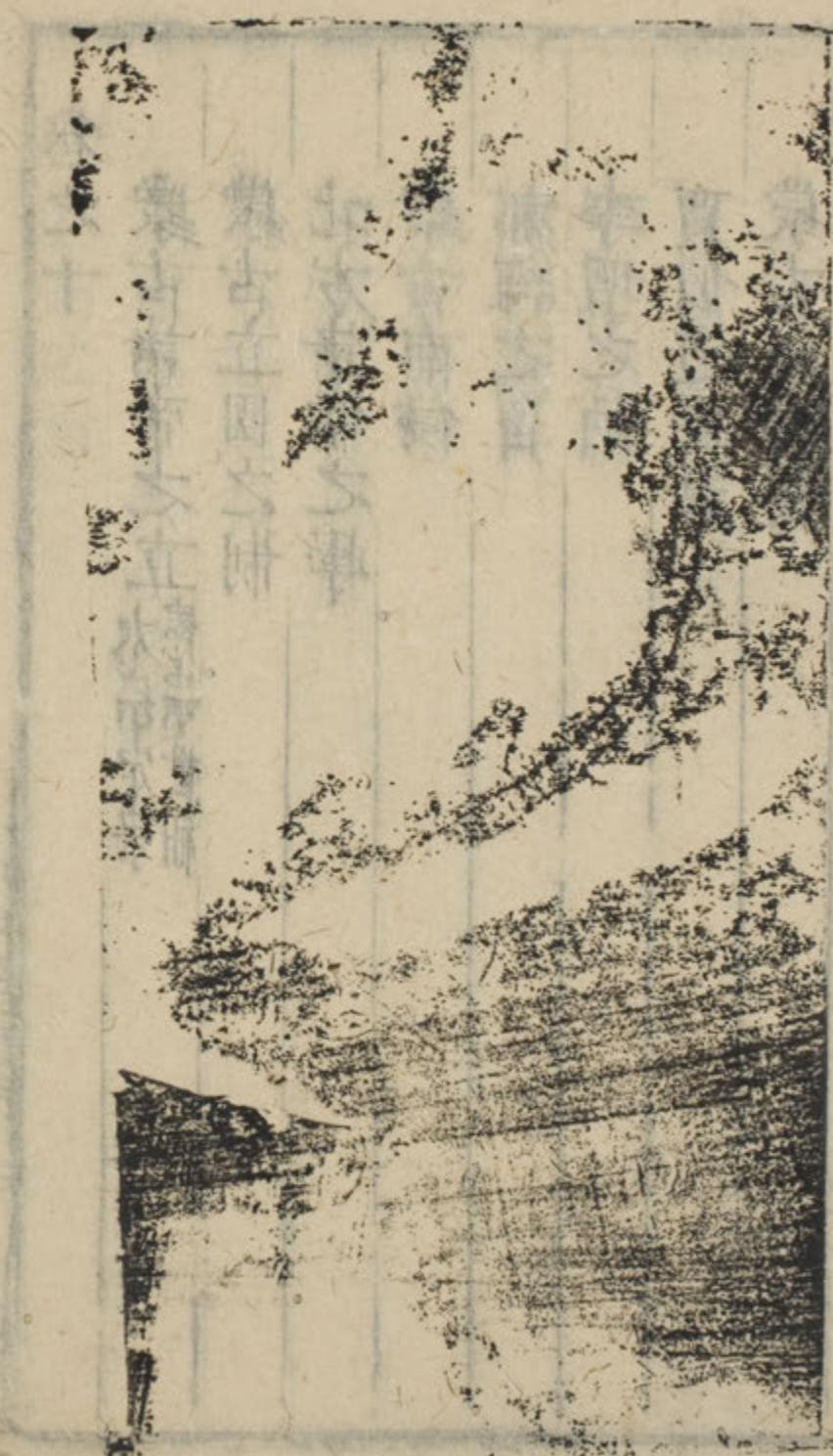
賈似道要君

蒙古陷襄陽

元伯顏入臨安

二王之立

文謝之死



宋史紀事本末卷第一

明 北海 馮琦 原編

高安 陳邦瞻 纂輯

句吳 徐申 校正

豫章 劉日梧

秣陵 沈朝陽 繙閱

太祖代周

宋太祖建隆元年周恭帝宗訓元年也先是周顯德六年十一月鎮定二州上言其漢會契丹兵入寇至是年正月辛丑朔遣殿前都點檢檢校太尉歸德節度使趙匡胤率兵禦之殿前副都點檢慕容延釗將前軍先發時主少國

疑中外密有推戴匡胤之意都下謹言將以出軍之日冊
點檢爲天子士民恐怖爭爲逃匿計惟內廷晏然不知癸
卯大軍繼出軍校苗訓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
摩盪者久之指示匡胤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
陳橋驛將士相聚謀曰主上幼弱吾輩出死力破敵誰則
知之不如先冊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衙李
處耘具以事白匡胤弟供奉官都知匡義及歸德掌書記
趙普匡義普部分諸將環列待旦遣牙隊軍使郭延贊馳
騎入京報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都虞候王審琦二人皆
素歸心匡胤者甲辰黎明將士逼匡胤寢所匡義普入帳
中白之匡胤時被酒臥欠伸徐起將校已露刃列庭曰諸

將無主願開太尉爲皇帝匡胤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眾
卽羅拜呼萬歲掖之上馬還汴匡胤攬轡曰汝等貪富貴
立我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爲若主矣皆下馬曰願
受命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
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廡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違不汝
貴也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 乙巳入汴先遣楚昭輔慰
安家人又遣客省使潘美見執政諭意時早朝未罷聞變
范質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
血溥禁不能對待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自禁中遑遽
而歸謀帥眾禦之軍校王彥昇逐馬通馳入其第未及闔
門爲彥昇所害妻子俱死匡胤進登明德門令甲士歸營

而自退居公署將士擁范質等至匡胤見之流涕曰吾受
世宗厚恩爲大軍所迫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
等未及對列校羅彥瓌挺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
天子質等相顧不知所爲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遂
請匡胤請崇元殿行禪代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猶未有
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匡胤就延正面拜
文已乃掖升殿卽皇帝位奉周主爲鄭王符太后爲周太
后遷之西宮乙巳大赦改元以所鎮歸德軍在宋州國號
宋遣使遍告郡國藩鎮加官進爵有差定國運以火德王
也尚赤臘用戊帝涿郡人四世祖肱唐幽都令生瑛唐御
史中丞瑛生敬涿州刺史敬生弘殷周檢校司徒岳州

禦使弘殷娶杜氏生帝於洛陽夾馬營赤光繞屋異香經
宿不散及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其非常人仕周
補東西班行首累官殿前都指揮使掌軍政凡六年數從
世宗征伐洊立大功人望歸之世宗嘗於文書囊中得木
長三尺餘題曰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乃
命代之卒用代周華山隱士陳搏聞帝代周曰天下自此
定矣未幾鎮州報北漢兵引還 戊申詔贈周馬步親軍
副都指揮韓通爲中書令以禮收葬以旌其忠欲加王彥
昇擅殺之罪羣臣以建國之始乞贖之帝猶怒故終身不
侍節鉞 辛亥論翼戴功加石守信爲侍衛親軍馬步軍
副都指揮使高懷德爲殿前副都點檢張令鐸爲馬步軍

都虞候王審琦為殿前都指揮使張光翰為馬軍都指揮使趙彥徽為步軍都指揮使竝領節鎮餘領軍者竝進爵時慕容延釗握重兵屯真定韓令坤領兵巡北邊帝遣使諭意許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命乃加延釗殿前都點檢令坤侍衛都指揮使乙卯帝以其弟匡義為殿前都虞候改名光義趙普為樞密直學士立四親廟尊高祖眧為僖祖文獻皇帝曾祖玘為順祖惠元皇帝祖敬為翼祖簡恭皇帝妣皆為皇后考弘殷為宣祖昭武皇帝定制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禘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夏四月癸巳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初帝卽位遣使加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欲拒之

賓佐切諫乃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畫像懸於壁涕泣不已賓佐惶駭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訝北漢主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舉兵筠長子守節泣諫筠不聽帝手詔慰撫且召守節為皇城使遣歸謂筠曰我未為天子時任汝自為之我既為天子汝獨不能小讓我耶守節歸以白筠筠遂起兵令幕府為檄數帝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送於北漢以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從事閻丘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之上也筠不能用北漢主自帥兵赴筠筠迎謁於太平帝

言受周太祖恩不敢愛死北漢主與周世讐不悅其言揮使其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見漢兵弱少而贊又來臨對甚悔謀多不協乃留守節守潞而自引眾南向北漢主聞贊與筠異復遣其平章事魏融和解之帝遣石守信高彥德慕容延釗王全斌分道擊之仍勅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守信等敗筠兵於長平

六月辛未帝自帥大眾討筠山路險峻多石帝先於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即日平為大道遂與守信等會大敗筠眾於澤州南殺盧贊筠走保澤州帝親督戰列柵圍之大將馬全義帥敢死士數十人攀堞而上遂入其城筠赴火死護衛融請死帝怒以鐵槌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

曰臣得死所矣帝曰臣也釋之以為大府卿北漢主懼引師歸帝進攻潞州節以城降帝釋其罪以為單州團練使 秋七月帝自潞州還以大梁為東京洛陽為西京

已未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據揚州起兵重進周太祖之甥與帝同事周室分掌兵柄常心憚帝帝立加重進中書令移鎮青州重進愈不自安陰懷異志及李筠舉兵重進遣親吏翟守珣往潞陰結筠守珣素識帝乃潛詣京師求見帝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欲無歸順之志帝厚賜守珣令說重進緩其謀無令二兇並作分我兵勢守珣歸勸重進未可輕發重進信之既而遣六宅使陳思誨賜之鐵券重進欲治裝隨思誨朝亦帝

右沮之猶豫不決又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遂拘思
治城繕兵遣人求援於唐唐主以聞遣石守信王審琦
處耘宋偓等分道討之趙普勸帝自行 又十月帝發汴
十一月丁未至廣陵即日拔之城將陷左右欲殺思誨重
進曰吾將舉族放火死殺此何益卽盡室自焚思誨亦燬
害帝入城戮同謀者數百人揚州平 史臣曰韓通死于
宋未受禪之頃忠義之志明矣李筠李重進舊史書叛叛
與否未易言也洛邑所謂頑民非殷之忠臣乎或曰三人
者嘗臣唐晉漢矣曰智氏之豫讓非歟

三年冬十月遷鄭王宗訓於房州王後以開寶六年春殂
謚曰恭帝

收兵權

太祖建隆二年閏三月以慕容延釗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先是帝受禪延釗握重兵也真定韓令坤領兵巡北邊帝
遣使諭意許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命乃加延釗殿前都
點檢令坤亦加侍衛指揮使至是延釗自真定來朝令坤
亦從討李重進還皆罷爲節度使自是殿前都點檢不復
除授 秋七月罷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典禁兵初石
守信王審琦等皆帝故人有功典禁衛兵趙普數以爲言
帝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邪普曰臣亦不憂其叛
也然孰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則軍
間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能自由爾帝悟一日召帝

從容論天下之事因喟然歎息曰自唐季以來數十年
八姓十二君僭竊相踵兵革不息生民塗炭吾欲息天
之兵建久長之計其道何如普對曰陛下之及此言天地
神人之福也節鎮太重唯稍奪其權則天下自安矣帝
卿勿復言吾已喻矣頃之帝因晚朝與石守信等飲酒
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
爲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敢安枕臥也守信等請其致
帝曰是不難知此位誰不欲爲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爲
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帝曰卿等固然其如廢
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爲其可得
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也

之途帝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
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
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
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爲
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
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
乞罷與兵帝從之以守信爲天平節度使高懷德爲歸德
節度使王審琦爲忠正節度使張令鐸爲鎮寧節度使趙
彥徽爲武信節度使皆罷宿衛就鎮賜賚甚厚唯石守信
兼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已而欲用天雄節度使符
卿典禁兵趙普諫曰彥卿名位已甚豈可復委以兵柄帝

曰朕待彥卿厚豈忍相負耶普對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帝默然事遂寢又之王彥超及諸藩鎮入朝帝宴於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又臨劇鎮王事缺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彥超諭意即前奏曰臣本無勳勞久昌榮寵今已衰朽乞骸骨歸丘園臣之願也安遠節度使武行德護國節度使郭從義定國節度使白重贊保大節度使楊廷璋競自陳攻戰閔閔及履歷艱苦帝曰此異代事何足論明日皆罷鎮奉朝請 胡一桂曰太祖深思天下唐末以來生民塗炭知所以處藩鎮收兵權之道既以從容盃酒之間解石守信等兵權復以後苑之宴罷王彥超等節鎮於是宿衛藩鎮不可除之瘴疾一朝而解

矣

乾德元年春正月初以文臣知州事五代諸侯強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鎮受代先命近臣諭旨且發兵備之尚有不奉詔者帝即位初異姓王及帶相印者不下數十人至是用趙普謀漸削其權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因遙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 夏四月詔設通判於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時符彥卿久鎮大名專恣不法屬邑頗不治故特選常叅官彊幹者往蒞之自是遂著為令 三年三月初置諸路轉運使自唐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

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鎮益強率令部曲主場務厚歛以入已而輸貢有數帝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占留每藩鎮帥缺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七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籍於是財利盡歸於上矣 八月選諸道兵入補禁衛先是帝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為上軍至是命諸州長吏擇本道兵驍勇者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復立更成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

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皆趙普之謀也 帝謂宰相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邪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詳覆之 帝復問趙普以文臣有武幹者普以左補闕辛仲甫對帝遂用之為四川兵馬都監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 呂中曰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也干戈之所以交爭互戰者方鎮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苦於刑苛法峻者方鎮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得行於天下者方鎮之繼襲也太祖與趙普長慮却顧知天

下之弊源在乎此於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皆所以漸取其權朝廷以一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矣 帝既定計盡收諸宿將兵柄而削藩鎮權尤注意命將分部守邊具得要領以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隸州以拒北狄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權之利悉與之恣其圖回資易免所過征稅令召募驍勇以爲爪牙凡軍中事許從便

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士使爲間諜洞知蕃情每入寇必能先知預爲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自此累年無西北之虞得以盡力東南取荆湖川廣吳楚之地 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疆娶已女爲妾及貧民錢不償者帝召訟者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家爾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帝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爲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邪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賞汝勿復爲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邪漢超感泣由是益脩政理吏民愛之 初遵

誨父宗本仕漢為隨州刺史帝微時客遊至漢東依宗本
 遵誨馮藉父勢嘗侮之一日謂帝曰每見城上有些雲如
 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尺餘俄化龍飛騰東止去
 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帝皆不對他日論兵遵誨理屈拂衣
 起帝乃辭宗本去自是紫雲漸散及即位召遵誨諭之曰
 卿尚記曩日紫雲黑龍之事乎遵誨惶恐再拜俄而部下
 卒訴其不法十餘事遵誨待罪請死帝曰朕方赦道賞功
 豈念舊惡邪遵誨母在幽州患難朕離帝厚賞邊民購得
 之仍加優賜至是以環夏近邊授通遠軍使遵誨至鎮名
 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眾皆感悅後數月復來擾邊遵
 誨率兵深入其境俘斬其眾護羊馬數萬夷落以定 陳

邦瞻曰宋祖君臣懲五季尾大之禍盡收節帥以兵柄然後
 征伐自天子出可謂識時勢善斷割英主之雄畧矣然觀
 其任將如此此豈猜忌不假人以柄者哉後世子孫不深
 惟此意徒以杯酒釋兵權為美談至南渡後奸臣猶托前
 議罷三大帥兵以與讎敵連和豈太祖趙普之謀誤之耶
 然當時務強主勢矯枉過直兵材盡聚京師藩籬日削故
 上勢強而國勢反弱矣亦不可謂非其遺孽也

平荆湖

太祖建隆元年六月荆湖節度使高保融卒弟保勗嗣初
 保融迂緩國事悉委於母弟保勗及卒保勗權知軍府請
 命於帝授以節度使

三年冬十月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卒子保權嗣時年十一
 十一月荆南節度使高保勗卒兄保融子繼冲嗣 初
 周行逢病亟召將校屬其子保權曰吾部內兇狠者誅之
 各盡唯張文表在耳我若死文表必亂諸君善佐吾兒無
 矢土宇必不得已當舉族歸朝無令陷於虎口及保權嗣
 文表聞之怒曰我與行逢俱起微賤立功名今日安能
 向事小兒乎十二月會保權遣兵代永州戍道出衡陽
 文表遂驅之以襲潭州知留後廖簡素易文表不設備文
 表兵徑入府中簡方燕客醉被殺文表遂據潭州又將取
 朗陵以威周氏保權遣楊師璠擊之且來求援先是帝遣
 盧懷忠使荆南謂之曰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我欲盡
 知之懷忠還言高繼冲甲兵雖整而控弦不過三萬年穀
 雖登而民困於暴斂南邇長沙東距建康西迫巴蜀其奉
 朝廷其勢日不暇給取之易也及周保權使至帝謂范質
 等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出師湖南假道荆渚因而平
 之萬全策也

乾德元年春正月庚申乃命慕容延釗為都部署樞密副
 使李處耘為都監率十州兵假道繼冲討文表未至楊師
 璠已破文表於平津亭執文表齎而食之梟首朗陵市處
 耘至襄州遣丁德裕使繼冲諭意孫光憲因言于繼冲曰
 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今宋主規模宏遠
 不若早以疆土歸之則可免禍而公亦不失富貴矣繼冲

乃遣其叔父保寅奉牛酒犒師於荆門且覘強弱處耘待之有加繼冲聞之以爲無虞是夕延釗召保寅宴飲帳中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冲但俟保寅還遽聞王師奄至卽惶怖出迎遇處耘于江陵廿五里處耘揖繼冲令待延釗而率親軍先入城比繼冲還則王師已分據要衝繼冲大懼因盡籍其境內三州十六縣遣客將王昭濟奉表納於帝帝受之以王仁贍爲荆南都巡檢使而授繼冲荆南節度使如故尚氏親屬僚佐拜官有差以光憲爲黃州刺史三月戊寅延釗進克潭州將趨於朗保權牙將張從富等以爲文表已誅而宋師繼進不止懼爲所襲相與拒守延釗至不克入帝聞之遣使諭從富等不聽以

兵逆戰于澧江敗之李處耘擇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皆啗之黥其少健者令先入朗黥者入城言被擒者爲宋師所衛聞者皆恐遂潰延釗因長驅而進遂克其城執從富殺之其大將汪端劫保權及家屬亡匿江南岸僧寺中處耘遣田守奇帥師渡江獲之以歸帝釋其罪以爲右千牛衛上將軍汪端猶權衆寇掠王師擊殺之湖南悉平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帝以戶部侍郎呂餘慶權知潭州湖南辰州在唐分爲錦溪王叙四郡唐末蠻酋分據之各保險阻以自固時出寇抄帝旣平湖南思得通蠻情習地勢沈勇智謀者以鎮撫之辰州徭人秦再雄武健有奇畧蠻黨畏服帝召至汴察其可任擢爲刺史使自辟吏

子以租賦再雄感恩誓以死報至州日訓兵士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塹如猿猴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來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自是荆湘無復邊患

平蜀

太祖乾德二年十二月命王全斌伐蜀蜀生孟昶自襲位日事奢縱以王昭遠伊審微韓保正趙崇韜分掌機要總統軍政昶母太后李氏本唐莊宗嬪御以賜知祥嘗謂昶曰吾見莊宗及爾父滅梁定蜀當時主兵者非有功不授故士卒畏服今昭遠乃汝給事左右之人保正又世祿之子素不習兵一旦有警此輩何所用之蜀主不聽及宋下

荆湖蜀相李昊言于蜀主曰臣觀宋氏啓運不類漢周一統海內其在此乎若通職貢亦保安三蜀之良策也蜀主欲通使昭遠固止之乃率兵屯峽路增置水軍帝聞之遂誅伐蜀以張暉為鳳州團練使暉盡得蜀虛實險易以聞帝大悅已而蜀山南節度判官張廷偉說知樞密院事王延遠曰公素無勳業一旦位至樞近不自建立大功何以奉時論莫若通好并州令發兵南下我自黃花子午谷出兵應之使中原表裏受敵則關右之地可撫而有昭遠然其言勸蜀主遣趙彥韜等以蠟書間行約北漢濟河同舉兵至汴彥韜潛取其書以獻帝笑曰西討有名矣帝乃命王全斌為西川行營都部署劉光義崔彥進副之王仁贍

曹彬為都監將步騎六萬分道伐蜀且命為蜀主治第於
涪水之涯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具備詔全斌謂曰凡克
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
其土地耳全斌及彥進等由鳳州進光義及彬等由歸州
進蜀主聞之以王昭遠為都統趙崇翰為都監韓保正為
招討使李進副之帥兵拒宋命左僕射李昊餞于郊昭遠
酒酣攘臂言曰吾此行非止克敵取中原如反掌耳手執
鐵如意指麾軍事自方諸葛亮十二月王全斌等克萬
仞燕子二砦遂取興州連接石圖等二十餘砦獲糧四十
萬全斌先鋒將史進德與保正李進等戰於三泉砦敗之
保正及進等獲糧三十萬師至羅川蜀師依江列陣以

待崔彥進遣張萬友奪其橋蜀人泐保入漫天砦彥進乃
友與康延澤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術戰大敗而潰
王昭遠等復引兵迎敵三戰皆敗昭遠及桔柏江焚梁退
保劔門劉光義曹彬克蜀夔州蜀江制置使高彥儔
死之初夔州有鑠江為浮梁上設砦柵三重夾江列礮具
光義等行帝示以地圖指鑠江曰此軍沂流至此慎勿以
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襲擊之俟其勢却即以戰槩
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距鑠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
浮梁復牽舟而上彥儔謂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遠而來
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謙不從獨領麾下與光義
騎將張廷翰戰敗走廷翰乘勝登城彥儔力戰不勝身被

十餘鎗左右皆散彥儔奔歸府第整衣冠望西北再拜縱火自焚死後數日光義得其骨於灰燼中以禮葬之

三年春正月王全斌進次益光得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蕪蜀人於江西置柵對岸可渡自此出劔門南二十里至青疆與官道合若行此路則劔門不足恃也乃分兵趨來蕪跨江爲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塞而遁遂進次青疆王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劔門自引家退屯漢源坡以待全斌未至漢源劔門已破昭遠股栗失次趙崇韜布陣出戰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全斌進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昭遠走投東川匿倉舍下悲嗟流涕目盡腫俄而追騎至與崇韜俱被執

劉光義曹彬進克蜀萬

施開忠四川峽中郡縣悉定遂州知州陳愈以城降時詩將所過咸欲屠戮以逞獨曹彬禁止之故峽路兵殆終秋毫無犯蜀主聞昭遠敗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太子玄喆統之李廷珪張惠安等爲之副趨劔門以禦王師玄喆素不習武廷珪惠安皆庸懦無識玄喆離成都但携姬妾樂器及伶人數十輩晨夜嬉戲不恤軍政至綿州聞已失劔門遂道還東川所過焚廬舍倉廩而去蜀主惶駭問計於左右有老將石斌對曰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老之蜀主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爲我東向發一矢今若固壘何人爲我效命已而全斌進次魏城乙酉蜀主命李昊草表請降全斌受之遂入

城劉光義等亦引兵來會前蜀之亡也降表亦昊爲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脩降表李家師自發汴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縣百九十八帝以呂餘慶知成都府初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帝設直帳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卽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遍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王全斌崔彥進王仁贍等在蜀晝夜未飲不恤軍務縱部下掠子女奪財物蜀人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不從旣而帝詔發蜀兵赴汴竝優給裝錢全斌每擅減其數仍縱部下侵擾之蜀兵忿怨思亂三月蜀兵潛至綿州遂作亂劫

邑衆至十餘萬自號興國軍獲蜀文州刺史全師雄推以爲帥全斌遣朱光緒往招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納其愛女師雄怒遂無歸志率衆攻彭州據之自稱興蜀大王開幕府署節帥二十餘人分據要害兩川民爭應之崔彥進高彥暉等分道攻討爲師雄所敗彥暉戰死全斌又遣張翰擊之復不利退保成都師雄勢益張遣兵守綿漢間斷閣道緣江置砦聲言欲攻成都於是邛蜀眉雅果遂渝合資簡昌普嘉戎榮陵十六州及成都屬縣皆起兵應師雄全斌等大懼時成都城中降兵未遣者尚二萬七千全斌慮其應賊與諸將謀誘至夾城中盡殺之六月蜀主昶舉族與官屬至汴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帝御崇元

殿備禮見之賜賚甚厚拜昶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子玄喆爲泰寧軍節度使從臣親屬授官有差昶尋卒帝廢朝五日追封楚王昶母李氏本唐莊宗宮妾也至汴帝命肩輿入宮謂之曰国母善自愛無戚上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妾本太原人倘得歸老拜土妾之願也時帝有北征意聞其言甚喜及昶卒不肯哭以酒酌地曰汝不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耳今汝既死吾何用生爲不食數日亦死帝聞而傷之帝嘗見昶寶裝溺器命撞碎之曰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爲如是不亡何待 十二月帝聞兩川兵起客省使丁德裕領兵往討之以康延壽爲東川七州招安巡檢使時全

師雄屯新繁劉光義曹彬進擊大破之師雄退屯於郫王全斌王仁贍復攻之師雄走灌口水陸轉運使曹翰會仁贍圍賊呂翰于嘉州翰棄城走是夕賊還結衆圍城約以三鼓進攻曹翰謀知之戒掌漏者止擊一鼓賊衆不集至明而遁追襲大破之全斌復破師雄於灌口師雄走金堂病死其黨據銅山推謝行本爲主延澤旋拔之德裕等分道招輯賊衆悉平西南諸夷多來請附

乾德五年春正月甲寅徵王全斌等還帝自聞蜀兵亂凡使者至各令陳王全斌等不法事因盡得其狀乃皆徵還以其初立功不欲屬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狀請負殺降之罪遂責降全斌崇義節度留後崔彥進昭化節度

留後王仁贍右衛大將軍以劉光義等廉謹並進爵秩後
召呂餘慶參知政事仁贍等歷詆諸將冀以自免且曰清
廉畏慎不負陛下者曹彬一人耳彬之還也囊中惟圖書
衣衾又能濟下於是賞彬特優彬入謝曰諸將皆獲罪臣
不敢奉詔帝曰卿有茂功又不伐懲勸國之常典可無遜
二月以沈義倫爲樞密副使義倫爲四川都轉運使隨
軍入蜀獨居佛寺蔬食有以珍異獻者皆却之及歸篋中
惟書數卷而已帝嘗問曹彬以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監軍
旅至於采察官吏非所職也固問之曰義倫可用帝嘉之
以有此命

平南漢

乾德二年春正月南漢侵潭州防禦使潘美擊却之
時南漢主劉鋹性昏懦委政宦者龔澄樞及才人盧瑒
鋹日與常人波斯女等游戲宮中宦至七千餘有爲三師
三公者宦者陳延壽謂鋹曰先帝所以得傳位於陛下者
由盡殺羣弟故也勸鋹除去諸王鋹以爲然遂殺其弟桂
王璇與由是上下然而紀綱大壞內侍監許彥真復讒
殺尚書右丞鍾允章與龔澄樞並用事爭權不協會有告
彥直通先朝李麗姬者澄樞將按之彥真懼與其子謀殺
澄樞澄樞使人告彥真謀反下獄族誅南漢主復以李託
爲內太師六軍觀軍容使初南漢主納託長女爲貴妃次
女爲美人至是詔國政皆稟託而後行九月潘美尹崇

珂帥兵攻南漢郴州克之初南漢內常侍邵廷瑁言于南漢主曰漢承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於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請飭兵備且遣使通好於宋南漢主情然莫以為慮至是始懼以廷瑁為招討使屯洸口帝既克柳得南漢內侍余延業帝訪其國政延業其言其主作燒煮剝剔刀山劔樹之刑或令罪人鬪虎抵象又賦歛繁重邑民入城者人輸一錢瓊州斗米稅四五錢置媚川都定其課令入海五百尺採珠所居宮殿以珠玳瑁飾之內官陳延壽作諸淫巧日費數萬金宮城左右離宮數十遊幸常至月餘或旬日以豪民為課戶供宴鴛之費帝聞其奢酷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民時方謀下蜀未遑也

三年六月南漢招討使邵廷瑁屯洸口以待王師招輯亡叛訓士卒脩戰備國人賴以少安有投匿名書譖廷瑁將圖不軌南漢主信之遣使賜廷瑁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訴廷瑁無反狀請加考驗弗許乃相與立廟洸口祠之開寶三年九月鋗舉兵侵道州刺史王繼勳上言鋗肆為殘暴數出寇邊請南發帝令南唐主為書謝錢使稱臣歸所侵湖南舊地鋗囚唐使而驛書答唐主言甚不遜唐主上其書帝乃以潘美為桂州道行營都部署尹從珂為副以伐之時南漢舊將多以讒構誅死宗室剪滅殆盡掌兵者惟宦官數輩自南漢主晟以來耽於遊宴城壁濠墜多

飾爲宮館池沼樓艦皆毀兵器又腐及聞有宋師內外震
恐乃遣龔澄樞馳往賀州畫守禦策前鋒至芳林澄樞遁
還潘美遂圍賀州南漢諸大臣皆請起故將潘崇徹銀不
從遣伍彥柔將兵援賀潘美聞彥柔至潛以奇兵伏南鄉
岸彥柔夜泊南鄉艤舟岸側遲明挾彈登岸踞胡床指揮
而伏兵卒起彥柔衆大亂死者十七八擒彥柔斬之梟其
首以示城中城遂破美督戰艦聲言順流趨廣州南漢主
憂迫計無所出乃以潘崇徹爲都統領衆三萬屯賀江會
兵徑趨昭州崇徹但擁衆自保而已美乘勝克昭州進拔
二州銀聞之謂左右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今非師
之足矣吾知不復南也十一月張以李承渥爲都統

將兵十餘萬陣於蓮花峯下南漢人教象爲陣每象載十
數人皆執兵仗凡戰必致陣前以壯軍威潘美集勁弩射
之象奔退乘者皆墮反踐承渥軍軍遂大敗承渥僅以身
免美進拔韶州韶漢之北門也張聞韶破窮蹙不知爲計
妨令塹廣州東壕顧諸將無可使者宮媪梁鸞真薦其養
子郭崇岳可用南漢主以爲招討使與大將植延曉統軍
六萬屯馬逕以禦王師崇岳無謀勇唯日禱於鬼神而已
四年二月潘美克南漢英雄二州潘崇徹以其衆降美進
次瀧頭漢主遣使請和且求緩師美不許進兵馬逕去廣
城十里砦於雙女山下漢主聞之取泊船十餘載金寶妃
嬪欲入海未及發宦者樂範與衛兵千餘盜泊船走漢主

懼遣其左僕射蕭灌奉表詣軍門乞降美即令人送灌赴汴漢主欲遣其弟保興率百官出迎郭崇岳止之乃復爲扞禦之備又遣保興率國內兵拒戰植廷曉謂崇岳曰北軍秉席捲之勢其鋒不可當吾士旅雖衆然皆傷疲之餘今不驅策而前亦坐受其斃矣廷曉乃領前軍據水而陣令崇兵殿後旣而王師濟水廷曉力戰不勝死於陣崇岳奔還其柵潘美謂諸將曰彼編竹木爲柵若篝火焚之必擾亂因而夾擊之此萬全之策也遂分遣丁夫人持二炬問道造其柵會暮夜萬炬俱發天大風烟埃紛起南漢軍大敗崇岳死於亂兵龔澄樞李托相與謀曰北軍之來利吾國中珍寶耳今盡焚之使得空城必不能久駐也乃縱

火焚府庫宮殿一夕皆盡明日錶出降美入城俘其不室官屬送汴有宦者百餘輩盛服請見美曰是椽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爲此等悉斬之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加潘美山南東道節度使三月丙申詔廣南有買入男女爲奴婢轉傭利者並放免僞政有害於民者悉以聞除之錶至汴帝遣呂餘慶問錶反覆及焚府庫之罪錶歸罪龔澄樞李託明日有司以帛繫錶及其官僚獻于廟社帝御明德門遣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責錶錶曰臣年十六僭位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專在國時臣是臣下澄樞是國主遂伏地待罪帝命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托斬於午門外釋錶罪賜襲衣冠帶器幣鞍馬授檢校太

土肥公

諫早秋

新
年

保右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銀體質豐碩眉目俱踈有口辯性絕巧嘗以珠結勒鞍爲戲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帝謂左右曰銀好工巧習以成性倘能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銀在國時多置醜毒臣下一日從帝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銀先至賜以卮酒銀疑有毒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榮主師致討罪固當誅陛下旣待臣以不死願爲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帝笑曰朕推赤心於人腹中安有此事命取銀酒自飲而別酌以賜銀銀大歡謝銀後於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卒帝之將伐北漢也宴近臣於禁中銀進言曰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僞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

梃爲諸國降王長帝大笑

平江南

太祖建隆元年南唐主李景以御服錦綺金帛來賀卽位十一月帝平李重進令諸軍習戰艦于迎鑾鎮景大恐遣使犒師且使其子從鎰朝于揚州唐臣杜著薛良以罪來奔獻平商策帝方惡其不忠斬著下蜀市配良廬州牙校逐還汴

二年二月唐遷都於豫章初唐主景之襲父位也屬中國故跨據江淮三十餘州擅鹽魚之利卽山鑄錢物力富盛頗有窺觎中原之志及淮甸入於周寢以衰弱帝旣平揚州雖戮其亡叛景終不自寧乃遷豫章以太子從嘉守

建康豫章城邑迫隘羣臣日夜思歸景怒欲誅替行者
 八月甲辰唐主景方議東遷以疾卒於南都太子煜時留
 建康遂即位遣其戶部尚書馮謐奉父遺表於帝願追尊
 帝號帝許之煜乃謚景為文孝皇帝廟號元宗陵號順陵
 煜初名從嘉聰悟好學善屬文工詩畫明音律

三年六月詔唐主煜應朝廷橫海飛江水關懷順諸軍親
 屬有在江表者悉遣令渡江煜每聞朝廷出師克捷及喜
 慶之事必遣使犒師修貢其大慶更以貢宴為名別獻珍
 玩 秋七月南唐遣其臣翟如璧貢金銀錦綺千萬是月
 故南唐降卒弱者數千人歸國 十一月賜唐建隆四年
 曆 唐主酷信浮屠法出禁中金錢募人為僧時部下僧

及萬人皆仰給縣官唐主退朝與后服僧衣誦佛書拜跪
 手足成瘡僧有罪命禮佛而釋之帝聞其惑乃選少年有
 口辯者南渡見唐主論性命之說唐主信重謂之一佛出
 世由是不復以治國守邊為意

開寶元年五月唐以韓熙載為中書侍郎熙載顯德中入
 朝歸國唐主景聞中國大臣熙載曰趙點檢顧視不常不
 可測也帝受禪景益重之欲以為相以惟薄不修而止至
 是復用 唐主立周氏故后妹也美姿容以姻戚往來先
 得幸於唐主后卒遂冊立之唐主頗留意聲色霓裳羽衣
 曲久絕不傳后按譜盡得其聲調唐主常欲以戶部侍郎
 孟拱辰宅賜教坊袁承進御史張憲上疏力諫不聽初唐

宰相嚴續盡忠不貳與執政議多不同求罷政事唐主許之於是百司政事皆歸於樞密院樞密副使陳喬柔懦畏怯猾吏潛結權幸多爲非法紀綱並壞而張洎方以文學得幸特授清輝殿學士與太子太傅徐遼太子太保徐遊別居澄心堂密書機務中旨多自澄心堂出遊從子元祐等宣行之中書密院俱同散地

四年十一月唐主遣其弟從善來朝奉方物入貢帝以從善爲泰寧軍節度賜第留京師唐主手疏求遣從善歸國優詔不許時唐主事中國雖外示畏服內實修備後南漢亡懼甚因上表乞去國號改唐國主爲江南國主唐國印爲江南國主印且請賜詔呼名帝從之唐主乃毀損制度

下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爲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爲司空府其餘官稱多所更定先是唐主以銀五萬遺趙普普以白帝帝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對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帝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爲削弱當使之勿測及從善來朝常賜外密資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震駭服帝之偉度

五年二月江南江都留守林仁肇密陳淮南戍兵少宋前已滅蜀今又取嶺南道遠師疲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徑渡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禦之勢不能敵兵起日請以臣叛聞於北朝事成國享其利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二心江南主不聽又沿江巡檢盧綏募亡命習水戰屢

破吳越兵于海門亦嘗說江南主曰吳越仇讐也他日必為北朝犄角臣請詐以宣歙叛陛下聲言討臣臣且乞兵吳越至則躡而攻之其國可取江南主亦不用帝忌仁肇威名賂其待者竊取仁肇畫像懸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為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使者歸白江南主江南主不知其間鳩殺仁肇

七年春正月江南主遣常州刺史陸昭符入貢奉䟽求弟從善歸國帝不許江南主天性友愛自從善來使初留悲戀不已歲時宴會皆罷九月癸亥遣曹彬等將兵伐江南帝欲伐江南而無名遣知制誥李穆諭江南主入朝江

南主將從之其門下侍郎陳喬曰臣與陛下俱受元宗顧命今往必見留其若社稷何臣雖死無以見元宗於九泉矣內史舍人張洎亦勸其主無入朝時喬與宰相密語南主信之遂稱疾固辭且言謹事大朝莫全齊也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甲兵精銳物力富雄恐不易當也宜熟思之無貽後悔江南主不從而遣使求封冊帝不許命梁迥復使諷之入朝江南主不答迥還帝乃命曹彬為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為都監曹翰為先鋒將兵十萬以伐之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卒帝每恨之至是彬等入辭帝誠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煩急擊也又曰城陷

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因鬪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彬自荆南發戰艦東下江南屯戍皆謂每歲宋所遣巡兵但閉壁自守奉牛酒犒師尋覺異於他日池州將戈彥棄城走彬入池州敗江南兵於銅陵進次采石磯 初江南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來歸乃漁釣於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其中維南岸疾棹抵北岸凡十數往還得其江之廣狹因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欲請造浮梁以濟師帝然之遣使往荆湖造黃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緝自荆渚而下或謂江濶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帝不聽擇若水為右督學大夫及師南下以若水為嚮導既克

池州即用為知州十一月若水請試舟乃先試於石埭口移至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潘美因率步兵渡江若履平地時江南久不用兵老將皆沒主兵者多新進以功名自負聞兵興踴躍言利害者數十人江南主以填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鄭彥華督水軍萬人都虞候杜真領步軍萬人同逆王師將行江南主誠之曰兩軍水陸相濟無不捷矣彥華以戰艦鳴鼓沂流而上急趨浮梁潘美麾兵擊敗之真以所部步軍接戰彥華不能救亦敗金陵始戒嚴下令去開寶之號益募民為兵民以財粟獻者官爵之

八年一月曹彬連破江南兵於白鷺洲新林港遣公詐攻溧水江南統軍使李雄謂諸子曰吾必死於國雖

勉之父子八人皆沒於陳欽祚遂克溧水彬大軍進次秦
淮江南兵水陸十萬陳於城下時舟楫未具潘美率兵先
赴令曰美提驍果數萬人戰勝攻取豈限此一衣帶水而
不徑渡乎遂涉水大軍隨之江南兵大敗馬軍都虞候李
漢瓊率所部取巨艘實以葭葦乘風縱火拔其城南水寨
又拔關城守陴者爭道溺死千計 初陳喬張洎為江南
主謀請所在堅壁以老宋師江南主遂弗為慮日於後苑
引僧及道士誦經講易高談不恤政事軍書告急非徐元
楈等莫得通王師注城下累月江南主猶不知時兵政皆
屬神衛統軍都指揮使皇甫繼勳繼勳素貴驕初無效死
意但欲其主速降而口不敢發每與眾言輒云非軍強勁

誰能敵之聞兵敗則喜曰吾固知其不勝也偏裨有募不
士欲夜出邀戰者繼勳必杖其背拘囚之一日江南主自
出巡城見宋師列柵旌旗滿野知為左右所蔽始驚懼収
繼勳付獄殺之遣使召神衛軍都虞候朱令贇以上江兵
入援 冬十月江南都虞候劉澄以潤州降江南主危迫
遣學士承旨徐鉉求緩師鉉至言於帝曰李煜無罪陛下
兵出無名煜以小事大知子事父未有過失柰何見伐帝
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而還踰月江南復遣
鉉乞緩師以全一邦之命鉉見帝論辯不已帝按劔怒曰
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
人鼾睡即鉉惶恐辭歸江南 朱令贇自湖口入援衆號

十五萬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彬聞之遣戰權都部署
王明密令人樹長木於洲渚間若帆檣之狀令營
有伏逗撓不敢進明因移檄諸將犄角襲之公特乘其大
航建大將旗鼓至浣口明合步軍將劉遇急攻之令贊勢
促縱火拒戰會北風甚火及及之衆大潰遂擒令贊金陵
獨恃此援由是孤城愈蹙曹彬遣人謂江南主曰事勢如
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耳若能歸命策之上也某日城必破
宜早為之所江南主不聽一日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
來問疾彬曰某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君誠心自誓
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
誓明日彬即稱愈又明日城陷初陳喬張洎約同死社稷

然汨實無死志至是喬徑入白江南主曰今日國亡願
顯戮以謝國人江南主曰此乃曆數卿死無益也喬曰縱
不殺臣臣何面目以見士人乎遂自經死勤政殿學士鍾
佾朝服坐於家兵及門亦舉族死之江南主率臣僚詣軍
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
軍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悞
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治裝畢遂與其宰相湯悅
等四十五人赴汴京彬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敢輕
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捷
臣稱賀帝泣曰守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
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卹之

九年春正月乙亥曹彬浮江南主李煜還汴帝御明德門以煜嘗奉正朔命勿宣露布止令煜君臣白衣紗帽至樓下待罪詔並釋之賜冠帶器幣鞍馬有差授煜檢校六傅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子姓從官皆錄用之因赦天下帝責張洎曰汝勸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洎所草召上江援兵蠟丸書示之洎謝曰書實臣所為然犬吠非其主此其一耳他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帝竒之以為太子中允 二月庚戌以曹彬為樞密使初彬之伐江南也帝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潘美預以為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朝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况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帝謂曰本授卿使

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無過多得錢耳未幾乃拜樞密使 江南州郡皆降獨江州指揮使胡則殺刺史謝彥實集眾固守曹翰圍之四月餘則力屈被執翰殺之因縱兵悉取贄財而屠其民 太平興國三年秋七月壬辰隴西公李煜卒

太祖建隆以來諸政

太祖建隆元年春正月乙卯遣使分賑諸州 是月 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像自為贊書于孔顏座 諭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視焉嘗謂侍臣曰朕欲盡令武臣讀書知為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 帝嘗講求輔弼謂

左右曰朕聞范質居第之外不殖貨產真宰相也是日以質及王溥魏仁浦同輔政舊制宰相上殿命坐而議大政其進擬差除但入疏狀畫可降出奉行而已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跡且憚帝英睿乃請用劄子面取旨退各疏其事同列書字以誌從之坐論之禮遂廢庚寅賜貢士楊礪等十九人及第出身有差自是歲貢舉

二年春正月度民田周世宗末年嘗命官詣諸州度民田而使者多不稱至是帝謂侍臣曰度田蓋欲勤恤小民而民敝愈甚今當精擇其人遂分遣常參官詣諸州尋詔州縣課民種植長吏以春秋巡視者為令又置義倉官所收貳稅每二石別輸一石貯之以備凶歉夏四月詔郡縣

置前代帝王賢臣陵冢戶

三年二月甲午詔自今百官每五日内殿起居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不時上章無以觸諱為懼已亥詔曰王者禁人為非乃設法令臨下以簡必務哀矜世屬亂離則糾之以猛人知耻格則濟之以寬竊盜之生本非巨蠹近朝立制重於律文甚非愛人之旨自今竊盜賊贓滿五貫足陌者死

乾德元年秋七月帝幸武成王廟歷觀兩廡指白起像白起殺已降不武之甚豈宜受享命去之

二年春正月行四時參選法詔陶穀等四十七人各於見任幕職京官中舉堪為郡守副佐者一人除官之日仍書

舉主姓名如繆舉致職事畢方者並連坐 夏四月丁未
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取博州判官賴贄宋初取士有
三科一曰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一曰經術優深可為師法
一曰詳閑吏理達于教化凡內外職官布衣草澤皆得充
舉並諸州解送吏部試論三道廷試策一道應制科者自
贄始

三年八月置封樁庫帝平荆湖西蜀收其金帛別為內庫
諸之號封樁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以為軍旅饑饉之
備嘗諭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使一方獨限外境
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四五百萬遣使謀於彼儻肯
以地歸於我則以此酬之不然我以二十匹絹購一胡人

首彼精兵不過十萬止費我二百萬匹絹則虜盡矣

四年三月甲辰詔翰林學士常參官於幕職州縣及京官
內各舉堪任常參官者一人不當者連坐

開寶元年三月初覆試貢士是科擢進士合格者八人
陶穀子邴名在第六帝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
第命中書覆試因下詔曰造士之選匪樹私恩世祿之家
宜敦素業如聞黨與頗容竊吹文衡公器豈宜私濫自今
舉人凡關食祿之家悉委中書覆試

三年秋七月己巳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
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諸州縣宜以
戶口為率差減其員舊俸月增給五千 帝性孝友節儉

質任自然不事矯飾受禪初頗好微行或諫其輕出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不能害也嘗坐寢殿冷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雍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曰爾謂天子容易爲耶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宮中葦簾綠用青布常服之衣澣濯至再永康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帝曰爾服此衆必相倣禁之主一日勸帝以黃金飾肩輿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飾以金銀力亦可辦但念我爲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尤注意刑辟嘗讀三典嘆曰堯舜之罪四凶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定爲折杖法以遞減流徒杖笞之刑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不得貸死惟賊吏棄市則未嘗貴

禮樂議

太祖建隆三年夏四月太常寺博士聶崇義上三禮議先是周世宗時將禘於太廟言事者以宗廟無祧室不當行禘禘之禮崇義上言其畧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上僊至五年二月禘祭明年又禘自茲後以五年爲禘且魏以武帝爲太祖至明帝始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禘其證一也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大禘其太學博士議云按禘禘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宋高祖至文帝裁亦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禘其證二也梁武帝用謝廣議三

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大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且梁武
少受命之君裁追尊四朝而行禘祫則知祭者是追養之
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月間
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關宗廟備與未備其證
二也終從崇義之議世宗詔參定郊廟祭玉崇義因考正
三禮至是表上之帝覽而嘉之詔曰禮器禮圖相承傳用
寔歷年祀寧免差違鼎崇義典事國庠服膺儒業討尋故
實刊正疑訛奉職效官有足嘉者崇義宜量與酬獎所進
三禮圖宜令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三五人更同參議所
冀精詳苟有異同善爲商確 尹拙駁正三禮鼎崇義復
引經釋之下禮部尚書寧儀奏定議上奏曰伏以聖人制

禮垂之無窮儒者據經所傳或異年祀寔遠圖繙然蹟
駁彌深丹青靡據鼎崇義研求師說耽味禮經較於舊圖
良有所意尹拙爰承制旨能罄所聞尹拙駁議及鼎崇義
答義各四卷臣再加詳閱隨而裁置率用增損列於注釋
共分爲十五卷以聞詔頒行之拙崇義復陳祭玉鼎金異
同之說詔下中書省集議吏部尚書張昭等奏議曰按鼎
崇義稱祭天蒼璧九寸圓好祭地黃琮八寸無好圭璋琥
並長九寸自言周顯德三年與田敏等按周官玉人之職
及阮諶鄭玄舊圖載其制度臣等按周禮玉人之職只有
璧琮九寸瑒琮八寸及璧黃度尺好三寸以爲度之文卽
無琮黃瑒之制兼引注有爾雅肉倍好之說此卽是注

璧羨度之文又非蒼璧之制又詳鄭玄自注周禮不載尺
寸豈復別作畫圖違經立異四部書目內有三禮圖言一
卷是隋開皇中敕禮官修撰其圖第一第二題云梁氏第
十後題云鄭氏又稱不知梁氏鄭氏名位所出今書將有
三禮圖亦題梁氏鄭氏不言名位厥後有梁正者集前代
圖記更加詳議題三禮圖曰陳留阮士信受禮學於潁川
蔡邕君取其說爲圖三卷多不按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
之文違錯正剛爲二卷其阮士信卽謹也如梁正之言可
知謹之訛謬兼三卷禮圖刪爲二卷應在今禮圖之內亦
無數祭王之說臣等參詳自周公制禮之後叔孫通重定
以來禮有緯書漢代諸儒頗多著述討尋蔡玉並無尺寸

之說魏晉之後鄭玄王肅之學各有生徒三禮六經無不
論說檢其書亦不言祭玉尺寸臣等參驗畫圖本書周公
所說正經不言尺寸設使後人謬爲之說安得便入周圖
知崇義等以諸侯入朝獻天子夫人之琮璧以爲祭玉又
配合羨度肉好之言彊爲尺寸古今大禮順非改作於理
未通又據尹拙所述禮神之六玉稱取梁桂州刺史崔靈
恩所撰三禮義宗內昊天及五精帝圭璧琮璜皆長尺二
寸以法十二時祭地之琮長十寸以倣地之數又引白虎
通云方中圓外曰璧圓中方外曰琮崇義非之以爲靈恩
非周公之才無周公之位一朝撰述便補六玉闕文尤不
合禮臣等竊以劉向之論洪範王通之作元經非必擬聖

人之姿而居上公之位有益於教亦為斐然臣等以靈恩所撰之書聿稽古訓祭玉以十二為數者蓋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日有十二時封山之玉牒十二寸圓丘之籩豆十二列天子以鎮圭外守宗后以大琮內守皆長尺有二寸又裸圭尺二寸王者以祀宗廟若人君親行之郊祭登壇酌獻服大裘搯大圭行郊奠而手秉尺二之圭裸獻九寸之璧不及禮宗廟裸圭之數父天母地情亦奚安則靈恩議論理未為失所以自義宗之出歷梁陳隋唐垂四百年言禮者引為師法今五禮精義開元禮郊祀錄皆引義宗為標準近代晉漢兩朝仍依舊制周顯德中田敏等妄作穿鑿輒有更改自唐貞觀之後凡三次大修五禮並

因隋朝典故或節奏繁簡之間稍有繁華亦無改祭玉之說伏望依白虎通義宗唐禮之制以為定式又尹拙依舊圖畫釜鼐崇義去釜畫鑊臣等參詳舊圖皆有釜無鑊按易說卦云坤為釜詩云維錡及釜又云漑之釜鬻春秋傳云錡釜之器禮記云燔黍捭豚解云古未有饒釜所以燔捭而祭即釜之為用其來尚矣故入於禮圖今崇義以周官祭祀有省鼎鑊供鼎鑊又以儀禮有羊鑊豕鑊之文乃云畫釜不如畫鑊今諸經皆載釜之用誠不可去又周儀禮皆有鑊之文請兩圖之又若觀諸家祭祀之畫今代見行之禮於大祀前一日光祿卿省視鼎鑊伏請圖鑊於鼎下詔從之

乾德元年二月太常竇儼上言曰三五之典禮樂不相沿襲洪惟聖宋肇建皇極一代之樂宜乎立名樂章固當易以新詞式遵舊典從之因詔儼專其事儼乃改周樂文舞宗德之舞為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為武功之舞改樂章十二順為十二安蓋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義祭天為高安祭地為靜安宗廟為理安天地宗廟登歌為嘉安皇帝臨軒為隆安王公出入為正安皇帝食飲為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宮為順安皇太子軒縣出入為良安上冬朝會為永安郊廟俎豆入為豐安祭享酌獻飲福受昨為禱安祭文宣王武成王同用永安鑄田先農用靜安五月有司上言禮和文獻皇帝室奏大寧之舞順祖惠元皇帝室

奏大寧之舞翼祖簡恭皇帝室奏大順之舞宣祖昭武皇帝室奏大慶之舞從之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等奉詔撰定祀感生帝之樂章曲名降神用大安太尉行用保安真王幣用慶安司徒奉俎用咸安酌獻用崇安飲福用熉安亞獻用文安送神用普安五代以來樂工未具是歲秋行郊享之禮詔選開封府樂士八百三十人權隸太常書鼓吹四年春遣拾遺孫言取成都孟梟偽宮縣至京師太常官屬閱視考其樂器不協音律命毀棄之六月判太常寺和峴言大樂署舊制宮縣三十六虞設於庭登歌兩架設於殿上望詔有司別造仍令徐州求泗濱石以充磬材許之先是晉開運末禮樂之器淪陷至是始令有司復二舞十

二案之制二舞卽及引舞一百五十人按視教坊開封樂籍選樂工子弟以備其列冠服準舊制鼓吹十二案其制設壇牀十二爲熊羆騰倚之狀以承其下每案設大鼓羽葆鼓金鐃各一歌簫笳各二凡九人其冠服同引舞之制十月峴又言樂器中有义手笛樂工考驗皆與雅音相應按唐吕才歌白雪之琴馬滔進太一之樂當時得與宮縣之籍况此笛足以協十二旋相爲宮亦可通八十四調其制如雅笛而小長九寸與黃鐘管等其竅有六左四右二樂人執持兩手相交有拱揖之狀請名之曰拱宸管望於十二案十二編磬并登歌兩架各設其一編於令式詔可太祖每謂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又念王朴竇儀

素名知樂皆已淪沒因詔和峴討論其理峴言以朴所定律吕之尺較西京銅望臬古制石尺短四分樂聲之高良由於此乃詔依古法別創新尺以定律吕自此雅音和暢事具律曆志自國初已來御正殿受朝贊用宮縣次御別殿羣臣上壽舉教坊樂是歲冬至上御乾元殿受賀畢羣臣詣大明殿行上壽禮始用雅樂登歌二舞是月和峴又上言郊廟殿庭通用文德武功之舞然其綴兆未稱武功文德之形容又依古義以揖讓得天下者先奏文舞以征伐得天下者先奏武舞陛下以推讓受禪宜先奏文舞按尚書舜受堯禪玄德升聞乃命以位請改殿宇所用文舞爲玄德升聞之舞其舞人約唐太宗舞圖用一百二十八

人以倍八佾之數分爲八行行十六人皆着屨執拂服袴
褶冠進賢冠引舞一人各執五采纛其舞狀文容變數聊
增更改又陛下以神武平一宇內卽當次奏武舞按尚書
周武王一衣而天下大定請改爲天下大定之舞其舞
八數行列悉同文舞其人皆被金甲持戟引舞二人各執
五采旗其舞六舞一變象六師初舉二變象上黨克平三
變象淮揚底定四變象荆湖歸復五變象印蜀納款六變
象兵還振旅乃別撰舞曲樂章其鑿鐸雅相金鐃鼗鼓并
凡二舞等工人冠服卽依樂令而文德武功之舞請於郊
廟爲舊通用又按唐貞觀十四年景雲見河水清張文收
采爲采馬天馬之義加景雲河清歌名燕樂元會第二奏

者是也伏見今年荆南進甘露京兆東州進嘉禾黃州進
紫芝和州進綠毛龜黃州進白兎欲依月律撰神龜甘露
紫芝嘉禾玉兎五瑞各一曲每朝會登歌首奏之有詔二
舞人數衣冠悉仍舊制樂章如所請六年峴又言漢朝獲
天馬赤鴈神鼎白麟之瑞並爲郊歌國朝合州進瑞水成
文馴象由遠方自至秦州獲白鳥黃州獲白雀並合播在
筦絃薦于郊廟詔峴作瑞文馴象玉鳥皓雀四瑞樂章以
備登歌未幾峴復言按開元禮郊祀車駕還宮人嘉德門
奏采茨之樂入太極門奏太和之樂今郊祀禮畢登樓肆
赦然後還宮宮縣但用隆安不用采茨其隆安樂章本是
御殿之辭伏詳禮意隆安之樂自內而出采茨之樂自外

而入若不並用有失舊典今大樂署丞王光裕誦得唐日
采茨曲望依月律別撰其辭每郊祀畢車駕初入奏之御
樓禮畢還宮即奏隆安之樂並從之

治河

太祖乾德二年遣使案行黃河治古堤議者以舊河不可
卒復力役且大遂止詔民治遥堤以禦衝決之患

三年秋大霖雨河決陽武梁澶鄆亦決詔發州兵治之

四年八月滑州河決靈河縣大堤詔殿前都指揮使韓
重贇等督士卒丁夫數萬人治之

五年春正月帝以河堤歲決分遣使行視發畿甸丁夫繕
治自是歲以為常皆以二月首事季春而畢是月詔開封

大名府鄆澶滑子濬沂泗濟隸有德博懷衛鄆等州長吏
並兼本州河堤使

開寶五年五月河大決濮陽又決陽武詔發諸州兵及丁

夫凡五萬人遣潁州團練使曹翰護其役翰辭太祖謂曰

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于天若天災

流行願在朕躬勿延于民也翰頓首對曰昔宋景公諸侯

耳一發善言災星退舍今陛下憂及兆庶懇禱如是固當

上感天心必不為災六月下詔曰近者澶濮等數州霖雨

漸降洪河為患朕以屢經決溢重困黎元每閱前書詩究

經瀆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

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

公九河之制遂隨歷代之患弗弭凡搢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䟽導之策若爲經久可免重勞並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勉副詢求當示甄獎時東魯逸人田告者慕禹元經十二篇帝聞之召至闕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言將授以官以親老固辭歸養從之翰至河上親督工徒未幾決河皆塞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秋七月河決孟州之温縣鄭州之滎澤滑州之頓丘皆發緣河諸州丁夫塞之

三年春正月命使十七人分治黃河堤以備水患

八年五月河大決滑州韓村泛澶濮曹濟諸州民田壞居人廬舍東流至彭城界入于淮詔發丁夫塞之堤久不

成乃命使者按視遷延舊址使回條奏以爲治遷堤不如分水勢自孟邱鄆雖有堤防唯滑與澶最爲隘狹於此二州之地可立分水之制宜於南北岸各開其一井入王莽河以通于海南入靈河以通于淮節減暴流如汴口之法其分水河量其遠邇作爲斗門啓閉隨時移乎均濟通丹運漑農曰此富庶之資也不報時多陰雨河久未塞帝憂之遣樞密直學士張齊賢乘傳詣汴馬津用六牢加壁以祭 十二月滑州言決河塞羣臣稱賀

九年春滑州復言房村河決帝曰近以河決韓村殺民治堤不成安可重困吾民當以諸軍代之乃發卒五萬以待衛步軍指揮使田重進領其役

淳化四年冬十月河決澶州陷北城壞廬舍七千餘區詔發卒代民治之是歲巡河供奉官梁睿上言滑州土脉疏岸善墮每歲河決南岸害民田請於迎陽鑿渠引水凡四十里至黎陽合大河以防暴漲帝許之

五年春正月滑州言新渠成帝又案圖命昭宣使羅州刺史杜彥鈞率兵夫計功十七萬鑿河開渠自韓村歸至州西鐵狗廟凡五十餘里復合于河以分水勢

真宗大中祥符三年著作佐郎李垂上導河形勝書三篇作圖其畧曰臣請自汲郡東推禹故道挾御河較其水勢出大伾上陽太行三山之間復西河故瀆北注大名西館陶南東北合赤河而至于海因於魏縣北析一渠正北稍

西逕衡漳直北下出邢洺如夏書過泮水稍東注易水合百濟會朝河而至于海大伾而下蓄御濕流薄山障堤勢不能遠如是則載之高地而北行百姓獲利而契丹不能南侵矣禹貢所謂峽右碣石入于海孔安國曰河逆上此州界其始作自大伾西八十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引河水正北稍東十里破伯禹堤逕牧馬陂從禹故道又東三十里轉大伾西通利軍北挾白溝復四大河北逕清豐大名西歷洹水魏縣東暨館陶南入屯氏故瀆合赤河而北入于海既而自大伾西新發故瀆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五里廣深與汴等合御河道逼大伾北即堅壞析一渠東西二十里廣深與汴等復東大河兩渠分流則三四分

水猶得注澶淵舊渠矣大都河水從西大河故瀆渠北合
亦河而達于海然後于魏縣北發御河西岸析一渠正北
而西六十里廣深與御河等合衡漳水文冀州北界深州
南三十里決衝漳西岸限水爲門西北注滹沱潦則塞
之使東漸渤海旱則決之使西灌屯田此中國御邊之慮
也兩漢而下言水利者屢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考圖
志九河並在中原而北且河壞澶滑未至于原而上已決
矣則九河奚利哉漢武捨大伾之故道發瓠子之暴衝則
濫死泛齊流患中土使河朔平田膏腴千里縱容邊寇劫
掠其間今大河盡東全燕陷北而禦邊之計莫大於河不
然則趙魏百

之爲易詔樞密直學士任中正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

制詰王曾詳定中正等上言詳垂所述頗爲周悉所言
起滑臺而下派之爲六則緣流就下湍急難制恐水勢聚
而爲一不能各依所導設或必成六派則是更增六處河
口悠久難於隄防亦慮入滹沱漳河漸至三水淤塞益爲
民患又築隄七百里役夫二十一萬七千工至四十日侵
占民田頗爲煩費其議遂寢

天禧二年六月滑州河溢城西北天臺山旁俄復潰于城
西南岸摧七百步漫溢州城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泊又合
清水古汴渠東入于淮州邑罹患者二十二卽遣使賦諸

州薪石榷檉芟竹之數千六百萬發兵夫九萬人治之
四年三月河塞羣臣入賀上親爲文刻石紀功是年祠部
員外郎李垂又言疏河利害命垂至大名府滑衛德貝州
通利軍與長吏計度垂上言臣所至並稱黃河水入王莽
沙河與西河故瀆注金赤河必慮水勢浩大蕩漫民田難
於隄備臣亦以爲河水所經不無爲害今者決河而南爲
害既多而又陽武埽東右堰埽西地形汗下黃河泄水又
艱或者云今決處漕底坑深舊渠逆上若塞之旁必復壞
如是則議塞河者誠以爲難若決河而北爲害雖少一旦
河水注御河蕩易水逕乾寧軍入獨流口遂及契丹之境
或者云因此擾動邊鄙如是則議疏河者又益爲難臣於

兩難之間輒畫一計請自上流引北載之高地東至大伾
瀆復於澶淵舊道使南不至滑州北不出通利軍界何以
計之臣請自衛州東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河北莽凸
處就岸實土堅引之正北稍東十三里被伯高古隄注裴
家潭逕收馬陂又正東稍北四十里鑿大伾西山醜爲二
渠一逼大伾南足決古隄正東八里復澶淵舊道一逼通
利軍城北曲河口至大禹所導西河故瀆正北稍東五里
開南北大隄又東七里入澶淵舊道使南不至滑州與南
渠合夫如是則北載之高地大伾二山睢股之間分酌其
勢浚瀉兩渠匯注東北不遠三十里復合于澶淵舊道而
滑州不治自涸矣臣請以兵夫二萬自來歲二月興作除

三伏半功外至十月而成其均厚埤薄俟次年可也疏奏
朝議慮其煩擾罷之 初滑州以天臺決口去水稍遠聊
興葺之及西南隄成乃於天臺口旁築月隄六月望河復
決天臺下走衝南浮徐濟害如三年而益甚帝以新經賦
率慮殫困民力卽詔京東西河北路經水災州軍勿復科
調丁夫其守扞隄防役兵仍令長吏存恤而番休之
五年春正月知滑州陳堯佐以西北水壞城無外禦築大
隄又壘掃於城北護州中居民復就鑿橫木下垂木數條
置水旁以護岸謂之木龍當時賴焉復並舊河開枝流以
分導水勢有詔嘉獎說者以黃河隨將漲落故舉物候爲
水勢之名立春之後東風解凍河邊人候水初至凡二十

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爲信驗故謂之信水二月三月桃華

始開水泮雨積川流猥集波瀾盛長謂之桃華水春末蕪

菁華開謂之葦華水四月末麥壘結秀擢也謂之麥

黃水五月瓜實延蔓謂之瓜蔓水朔野之地深山窮谷固

陰沍寒水堅晚泮逮乎盛夏消釋方盡而沃蕩山石水帶

權腥并流于河故六月中旬後謂之礬山水七月菽豆方

秀謂之豆華水八月莢亂華謂之荻苗水九月以重陽紀

節謂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復其故道謂之復槽水十

一月十二月斷水雜流乘寒復結謂之感凌水水信有常

率以爲準非時暴漲謂之客水其水勢凡移洪橫注岸如

刺毀謂之剝岸漲溢踰防謂之抹岸埽岸樹朽潛流漱其

下謂之塌岸浪勢旋激岸土上墮謂之淪捲水浸岸逆漲謂之上展順漲謂之下展或水乍落直流之中忽屈曰橫射謂之徑窳不猛驟移其將澄處望之明白謂之拽白亦謂之明灘湍怒畧滄勢稍汨起行舟值之多溺謂之薦浪水水退淤澱夏則膠土肥腴初秋則黃滅土頗為䟽壞深秋則白滅土霜降後皆沙也舊制歲虞河決有司常以孟秋傾調塞治之物梢芟薪柴捷樞竹石芟索竹索凡千餘萬謂之春料詔下瀕河諸州所產之地仍遣使會河渠官吏乘輿隙率丁夫水工收采備用凡伐蘆荻謂之芟伐山木榆柳葉謂之梢辦竹斜芟為索以竹為巨索長十尺至百尺有數等先擇寬平之所為埽塲埽之制密布芟索鋪

梢梢芟相重壓之以土雜以碎石以巨竹索橫貫其中謂之心索卷而束之復以大芟索繫其兩端別以竹索自內旁出其高至數丈其長倍之凡用丁夫數百或千人雜唱齊挽積置於卑薄之處謂之埽岸既下以檝臬閱之復以長木貫之其竹索皆埋巨木於岸以維之遇河之橫決則復增之以補其缺凡埽下非積數疊亦不能遏其迅湍又有馬頭錫牙木岸者以感水勢護隄焉凡緣河諸州孟州有河南北凡二埽開封府有陽武埽滑州有韓房二村馮管石堰州西魚池迎陽凡七埽舊有七里曲埽後廢通利軍有齊賈蘓村凡二埽澶州有濮陽大韓大吳商胡王楚橫隴曹村依仁大北岡孫陳固明公王八凡十三埽大明府有孫柱

侯村二婦濮州有任村東西北凡四婦鄆州有博陵張秋關山子路王陵竹口凡六婦齊州有采金山史家澗二婦濱州有平河安定二婦棣州有聶家梭堤鋸牙陽成四婦所費皆有司歲計而無闕焉

金匱之盟

太祖建隆元年二月乙亥尊母杜氏爲皇太后太后定州安喜人治家嚴而有法生五子曰匡濟匡胤光義光美匡贊匡濟匡贊早卒棟橋之變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志今果然矣及尊爲皇太后帝拜於殿上太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爲天子胡爲不樂太后曰吾聞爲君難天子之難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

或失馭求爲匹夫不可得所以憂也帝再拜曰謹受教

二年六月甲午皇太后杜氏崩太后疾帝侍藥問不惟左右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且問帝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帝曰皆祖考太后之餘慶也后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爾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德昭夫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帝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榻前爲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遂崩諡曰昭憲 秋七月以弟光義爲開封尹光美爲開元尹

乾德二年六月以皇子德昭爲貴州防禦使故事皇子出

蜀卽封王帝以德昭未冠特殺其禮

三年六月加弟光義中書令光美同平章事子德昭貴州團練使

開寶六年八月趙普罷相出爲河陽三城節度使普至河陽上表自訴曰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至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與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帝手封其表藏之金匱九月封弟光義爲晉王班宰相上又以弟光美兼侍中子德昭同平章事

九年三月以子德芳爲貴州團練使九月帝幸晉王光義第帝友愛光義數幸其第恩禮甚厚光義嘗有疾親爲

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灸每對近臣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冬十月帝有疾壬午夜大雪帝召晉王光義屬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爲之俄而帝崩時漏下四鼓矣宋皇后見晉王愕然遽呼曰吾母子之命皆託于官家晉王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甲寅晉王光義卽皇帝位改名貞號宋后爲開寶皇后遷之西宮以弟廷美爲開封尹封齊王兄子德昭爲永興軍節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德芳爲山西南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興元尹廷美卽光美也尋詔太祖廷美子女並稱皇子皇女以示一體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二月帝自將伐漢欲以齊王廷美掌留務開封判官呂端言于廷美曰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若掌留務非所宜也廷美遂請行帝許之八月皇子武功王德昭自殺初德昭從弟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帝聞不悅及還以征非未利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爲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帝聞之驚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癡兒可至此即贈中書令追封魏王謚曰懿冬十月論平漢功進封齊王廷美爲秦王

六年三月皇子興元尹德芳卒贈中書令岐王謚曰康惠時盧多遜專政趙普奉朝請累年多遜益毀之謂普初

一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反計竊發帝疑以問普普因言

願備樞軸以察奸變且自陳曰臣忝舊臣爲權倖所沮遂

備道預聞昭憲太后顧命及前朝上表自訴等事帝發金

匱得誓書及覽普前表因詔見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

十已知四十九年非矣九月拜普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

七年三月或又告廷美欲因帝幸西池爲亂遂罷廷美明

封尹爲西京留守賜襲衣犀帶錢千萬緡絹綵各萬匹銀

萬兩西京甲第一區詔樞密使曹彬餞廷美於瓊林苑以

大常博士王通判河南府事開封府判官閻舉判留守事

進柴禹錫樞密副使楊守一樞密都承旨趙鎔東上閣

使賞其告廷美陰謀功也貶左衛將軍樞密承旨陳從站
為左衛將軍皇城使劉知信為右衛將軍弓箭庫使惠
真為商州長史禁軍列校皇甫繼明為汝州馬步軍都
揮使定人王榮為濮州教練使皆坐交通廷美及受其
犒也或告王榮嘗與廷美親吏狂言我不久當得節帥
削籍流海島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于帝帝傳之
美以及德昭故帝即位之初命廷美尹開封而德昭德
等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歿沒廷美始
自安柴禹錫因上變以搢之他日帝以傳國意訪之趙普
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趙普復
慮多遜心不自安普屢諷令引退而多遜貪固權位不能

決會普廉得多遜嘗遣堂吏趙白交通秦王事帝大怒責
授守兵部尚書越二日下御史獄捕繫中書守堂官趙白
秦府孔目官闕密小吏王繼動等命翰林承旨李昉學士
扈蒙衛尉卿崔仁冀御史滕中正等雜治之多遜具伏言
累遣趙白以中書機事密告廷美且曰願官車晏駕盡力
事大王廷美亦遣小吏樊德明報多遜云承旨言正會我
意因遺之弓矢多遜受之間密恣橫不法言多指斥王繼
勳嘗為求訪聲妓怙勢贓污皆伏罪獄上帝詔文武官集
議朝堂太子太師王溥等七十四人奏多遜及廷美願
詛呪大逆不道宜行誅戮以正刑章趙白等處斬詔削奪
多遜官流崖州并徙其家屬暮親于遠裔趙白樊德明

密王繼勳等悉斬于都門外籍其家財廷美勒歸私第其
男女等復正名稱德恭等仍為皇姪皇姪女適韓崇業去
公主駙馬之號並發遣西京就廷美居止貶閻矩為涪州
司戶參軍孫嶼為融州司戶參軍皆廷美官屬坐輔導無
狀也趙普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
廷美不悔過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封廷美為涪
陵縣公房州安置妻楚國夫人張氏削國封以閻彥進知
房州袁廓通判州事以伺察之普又恐符言洩乃坐符他
事流之春州歲餘卒

八年冬十月趙普罷廷美至房州憂悸成疾雍熙元年春
正月卒于房州年三十八帝聞之嗚咽流涕謂宰相宋琪

廷美自少剛愎長益兇惡朕以同氣至親不忍

真之法仲居房陵冀其思過方欲推恩復舊遽茲殞

痛傷奈何因悲泣感動左右詔追封為涪王謚曰悼為發

哀成服以其子德恭德隆為刺史廷美之得罪趙普為之

也真宗即位追復為秦王妻張氏為楚國夫人仁宗贈太

師尚書令徽宗改封魏王初普以佐命功代范質等為

相傾心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普嘗薦某人為某官

不許明日復奏不許明日又奏帝大怒裂奏牘擲地普

紅色不變跪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帝悟卒

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帝素惡其人不許普堅以為請

帝怒曰朕固不與卿若之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

豈得以喜怒專之帝怒甚起普亦隨之帝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竟得允其剛果類此然多忌刻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爲言帝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普獨相且十年頗專嘗以私怨誣馮璿李美李楫以賊論死廷臣多忌之帝常幸其第會吳越遣使致書于普及海物十瓶置簾下未及發而帝至倉卒不及屏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帝曰海物必往卽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曰第受之彼謂國家事皆由爾書生耳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多冒稱普市貨都下三司使趙玘以聞帝大怒卽欲逐普王溥力爲救解得止而普憂益與普不協數因入對短普帝滋不悅先是開寶初

判大理寺盧德驥以寺官屬附會普增損刑名憤惋見帝面白其事辭氣俱厲帝怒曳出之貶商州司戶參軍久之知商州奚嶼希普意奏德驥怨望坐削籍流靈武德驥子有隣擊登聞鼓陳寃併訴中書吏他不法事帝爲下御史獄鞫實帝愈疑普遂詔叅知政事呂餘慶薛居正與普更知印押班以分其權普竟罷終帝世不復召久辭爵不得志太宗太平興國五年遂因上變事得召爲司徒侍中而秦王廷美之獄竟成於普八年罷爲武勝軍節度使帝作詩餞之賜宴長春殿普奉詩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帝爲之動容明日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游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機務因詩以道意普

感激泣下朕亦爲墮淚宋琪對曰昨普至中書執御詩涕
泣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蒼庶希來世得效大馬力今
後聞宣諭君臣始終可謂兩全

吳越歸地 陳洪進附

太祖建隆元年三月吳越王錢俶遣使來賀卽位自是歲
朝貢

開寶七年冬十月伐江南詔加吳越王俶爲昇州東南行
營招撫制置使先是俶遣判官黃夷簡入貢帝謂之曰汝
歸語元帥江南倔彊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
言云皮之不存毛將安附乎密告以師期遂有是命
八年夏四月吳越王俶既受命以沈承禮權知國務而自

率兵五萬以爲常州丞相沈承禮死一說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

王自撤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不聽遂攻其闕城又收
其軍於北界遣兵攻江陰立興皆下之遂拔常州江南王
貽俶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勳
王亦大梁一布衣敢不答以書上帝優詔褒之

九年二月吳越王俶來朝先是帝謂吳越使者曰元帥克
毘陵有大功竢平江南可暫來與朕一相見以慰延想卽
當復還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食言乎至是俶與妻孫
氏子惟濟入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賞賚甚厚賜
俶劔履上殿書詔不名命與晉王叙昆弟之禮俶固辭乃
止留兩月遣還賜以一黃袂封識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密

觀及啓之則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也俶其感懼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二月己酉吳越國王俶來朝會陳洪進納土而懼上表乞罷所封吳越國王及解天下兵馬大元帥并書詔不名之命歸其兵甲求還帝不許其臣崔仁冀曰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納土禍且至俶左右爭言不可仁冀厲聲曰今已在人掌握且去國千里惟有羽翼乃能飛去耳俶遂決策上表獻其境內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俶朝退將吏始知之皆慟哭曰吾王不歸矣丁亥詔封俶爲淮海國王授俶弟儀信並觀察使俶子惟濬惟治並節度使惟演惟灝及族屬僚佐授官有差又授其將校孫承祐沈承禮崔仁冀並爲節度使賜資待遇冠絕當時

尋令兩浙發俶總麻已上親及管内官吏送至汴京凡千四十四艘以范旻權知兩浙諸州軍事其土官俶在國行徃賦繁苛乞盡蠲其弊從之

八年十二月俶改封漢南國王罷天下兵馬大元帥端拱元年八月戊寅俶生辰帝賜燕是夕暴卒 陳洪進者故清源節度使留從效牙將也建隆三年三月從效卒子紹鑑典留務會吳越聘使至紹鑑夜召與燕洪進誣紹鑑謀附吳越執送於唐建康推副使張漢思爲留後而自爲副使已而漢思患洪進專因設燕伏甲將殺之酒數行地忽大震同謀者懼因以告洪進洪進亟走出甲士皆散自是更相爲備一日洪進袖大鎖安步入府中叱退直兵漢思

方坐內齋洪進卽合其戶而鎖之使人叩門而言曰郡中
軍吏請副使知留務衆情不可違幸授之印漢思惶懼不
知所爲卽自門間出印與之洪進遽召將吏曰留後授吾
印以蒞事衆皆賀卽日遷漢思別舍以兵守之遣使請命
於唐又遣牙將魏仁濟間道奉表來告且請制命
乾德二年二月改清源爲平海軍仍授洪進節度洪進歲
貢多厚歛於民二州甚苦之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八月洪進來朝因獻淳錄二州縣
十四詔授洪進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留之汴京諸子皆
授要郡遣之官 洪進後終於太原封岐公雍熙二年卒
平北漢

太祖建隆元年夏四月北漢王劉鈞自將兵至潞州趙李
筠筠兵敗北漢主懼引師歸 八月昭義節度使李繼勳
焚北漢平遙縣俘獲甚衆晉州鈐轄荆罕儒復率衆攻汾
州爲北漢大將郝貴超所襲戰死罕儒驍將帝痛惜之斬
其部將不用命者二十餘人
三年二月北漢侵潞晉守將擊走之

乾德元年秋七月漢宿衛殿直王隱劉昭趙繼等謀逆伏
誅辭連其樞密使段常北漢主出常爲汾州刺史尋縊殺
之初北漢主寵姬郭氏醫僧之女也僧與嫠婦通而生姬
有殊色北漢主嬖之將立爲妃常以所出非偶恐貽笑隣
國北漢主乃止姬之昆弟姻戚又多抑而不用故咸怨常

因譖殺之死非其罪國人憐之 八月王全斌攻取北漢
樂平詔以爲平晉軍契丹救之不及 九月北漢以契丹
攻平晉軍洛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郭進救却之進御下
嚴毅帝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
汝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誣訟不法事帝結知其情送
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侵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
今貫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卽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
人踴躍赴戰大至克捷進卽以聞乞還其職帝從之 北
漢主自潞州之敗日懼宋師至以趙文度爲相又召抱腹
山人郭無爲及五臺山僧繼頤各預國事未幾文度無爲
議論不協北漢主出文度守汾州而無爲獨相機事悉以

委之 契丹主以書貽北漢主曰爾不稟我命擅改年號
助李筠殺段常其罪有三北漢主引父爲子隱謝之初北
漢與契丹歲使不絕自是契丹使不來而北漢使往則見
留羣臣悉以使北爲懼北漢主乃命從子侍衛親軍使繼
文請命亦被拘繼文崇之嫡孫魁梧有氣局沈毅寡言契
丹主亦厚禮之

二年二月昭義節度使李繼勳侵北漢遼州克之初繼勳
屢敗北漢兵至是帝遣曹彬會繼勳合兵入北漢境攻其
邊邑及遼石州繼勳大敗北漢兵於遼城下北漢遼城刺
史杜延韜危感籍部下兵三千人降於繼勳契丹以六萬
騎來援又擊走之 三月北漢耀州團練使周審王等來

降

四年北漢復取遼州

五年北漢將閻章樊暉各以砮來降

開寶元年秋七月北漢主鈞殂養子繼恩立初世祖女適薛釗生繼恩再適何氏生繼元二子初幼孤世祖以鈞無子命養爲子鈞嘗謂郭無爲曰繼恩異軟非濟世材恐不能了我家事將柰何無爲不對至是病篤召無爲付以後事繼恩旣嗣位怨無爲初不助已且患其專政加守司空外示優禮內實疎之 八月戊辰遣李繼勳將兵伐北漢初帝嘗因謀者謂漢主曰君家與周世讐宜不屈今我與爾無所問何爲因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大行以

漢主嘗漢主謂漢主曰君家與周世讐宜不屈今我與爾無所問何爲因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大行以

然我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帝哀其言謂謀者曰爲我語鈞開爾一生路故終鈞世不加兵至是聞其卒遣李繼勳等以禁軍伐之 北漢主初立宋兵已入其境乃遣劉繼業馬叟等領軍扼圍北谷峯至銅鍋河李繼勳前鋒將何繼鈞擊破之斬首三十餘級遂奪汾河橋薄太原城下焚延夏門 九月北漢主欲逐郭無爲畏懦不能決月餘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閣反扃其門時繼恩獨處喪次見之驚起繞屏還走霸榮以刃搯其背殺之無爲使人梯屋入殺霸榮繼恩立纔六十餘日拜人疑無爲授意於霸榮亟殺之以滅口無爲與羣

臣議立繼恩之弟繼元參議中書事張昭敏獨曰少主非劉氏故嗣位不終今宜立宗姓以慰民望世宗嫡孫繼文久留契丹歷險阻宜迎立之可以固宗社結虜援無為不從以繼元易制遂立之 十一月北漢主遣使告即位於契丹且乞師契丹主遣撻烈將諸道兵救之帝亦遣使齎詔諭北漢主令降約以平盧節度使授之又別賜郭無為詔許以邢州節度使無為得詔色動勸北漢主納款北漢主不從初帝使諜者惠璘偽稱殿前指揮使召罪奔北漢無為知其詐使為供奉官及宋兵入境璘即奔赴至嵐谷候吏獲送太原北漢主使無為鞠之無為釋不問有李超者知璘姦狀上告無為怒并超斬之以絕口李繼勳等聞

契丹兵來皆引歸北漢因大掠晉絳二州 北漢主繼元

妻段氏常以所近為孝和后郭氏所責既而病卒繼元疑后殺之后方縗服哭孝和帝於柩前繼元遣其嬖臣范超執而縊殺之宮中嬪御遭罹逼辱無復嫌間世祖十子鐫鏡錫最有賢行繼元聽羣小之譖幽囚之未踰年皆死 二年三月帝以李繼勳等師還無功謀再舉以問魏仁溥曰朕欲親征太原何如仁溥曰欲速則不達惟陛下重之帝不聽命繼勳等將兵先赴太原以光義為東京留守自將發汴三月至太原築長連城圍之立砦於城四面繼勳軍於南趙贊軍於西曹彬軍於北兗進軍於東北漢劉繼業等乘晦突門犯東西砦戰敗而遁帝又命壅汾晉二水

以灌城漢人大恐郭無為復勸北漢主出降漢主不從一
 日因宴羣臣無為痛哭於庭曰柰何以空城抗宋百萬之
 師乎引佩刀欲自刺冀動眾心漢主遽降階執其手引升
 坐而止 夏四月契丹復救北漢帝度其必由鎮定救太
 原使韓重贇倍道兼行赴之又聞其分道一自石嶺關入
 召何繼筠逆擊授以方畧繼筠遇契丹兵於陽曲大敗之
 斬首千餘紉重贇亦先陣於嘉山契丹兵自定州西入見
 旗幟大駭欲遁重贇急擊大破之擒其首領三十餘人帝
 命以所獲契丹俘示於城下城中喪氣憲州判官史昭文
 嵐州刺史趙文度各以城降 閏五月壬子帝在師時梁
 丹主遣韓知祥與王景清主知礪言知戎備在圍城中晝

夜督祭盡心圖一帝命水軍載駕環攻驍將石漢卿等多
 戰死北漢兵亦屢敗夜半忽傳呼漢主出降帝將開壁門
 將作使趙遂曰受降如受敵詎可中夜輕出已而東謀者
 契丹復遣南大王者將兵援北漢東西班都指揮使李懷
 忠曰敵勢已困若選勁兵急攻破在旦夕都虞候趙廷翰
 請先登帝壯之俾率眾攻城戰不利懷忠中流矢幾死時
 帝師宿於甘草池會暑雨軍士多疾太常博士李光贊上
 書請班師帝以問趙普普亦以為然乃分兵屯鎮路徙北
 漢民萬餘戶於山東河南而還北漢主籍宋所棄軍儲得
 粟三萬茶絹各數萬喪敗之餘賴此少濟 太原之圍南
 城為汾水所陷郭無為謀出降因請自將夜擊宋北漢主

信之選精甲千人付無為自登七夏門送之無為行至北
橋值風晦冥而止至是闡人衛德貴告其事且言無為獻
地之謀縱跡屢露及狀明白不可赦北漢主乃殺之以殉
三年春正月契丹韓知璠自太原歸言晉陽多梗而劉
元無輔政事令趙高勳亦言我與晉陽父子之國先君以
一怒而盡拘其使甚無謂也契丹主乃盡索北漢使者凡
十六人厚禮而遣之仍命劉繼文為平章事李弼為樞密
使俾輔繼元繼文等久留契丹復受其命歸秉國政左右
皆譖毀之北漢主乃出繼文為代州刺史李弼為憲州刺
史 是年北漢主以僧繼顥為太師兼中書令繼顥本劉
氏孽子以宗姓授鴻臚卿嘗遊華嚴見地有寶氣乃於圍

栢谷置銀場募民鑿山官收十之四繼顥自督所獲即倍
於民時北漢主多內寵繼顥獻首飾數百副北漢主大喜
遂有是命

六年十二月北漢主殺其弟劉繼欽初北漢主為大內都
檢點父鈞以其幼弱命劉繼欽副之委以禁衛北漢主主
親舊多所誅放繼欽遂謝病請罷北漢主曰繼欽但事先
帝豈肯為我盡力耶乃黜居交城尋遣人殺之北漢主性
殘忍凡臣下有忤意必誅其家自帝親征及遣將攻伐因
之殺傷不可勝計大將張崇訓鄭進衛壽故相張昭敏樞
密使高仲曦等先後俱以讒見殺

九年八月帝令党進潘美楊光美牛思進米文義率兵分

五道以攻太原又遣郭進等分攻忻代汾沁遼石等州諸
將所向克捷進敗北漢兵於太原城北漢主急求救於契
丹契丹主遣其相耶律沙救之師還先是帝嘗微行過趙
普與普謀下漢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二邊
之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
安逃乎帝以爲然故雖連年攻伐至城下輒退師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春正月庚寅帝議伐漢薛居正等多
以爲不可惟曹彬力贊之帝意遂決乃以潘美爲北路都
招討使帥崔彥進李漢瓊劉遇曹翰米信田重進軍分四
面攻太原城又以郭進爲太原石嶺關都部署以斷燕薊
援師二月甲子帝自將發漢三月己未漢求救於契丹

契丹遣耶律沙爲都統敵烈爲監軍帥師赴之至白馬嶺
與都部署郭進遇沙敵阻澗以待後軍敵烈不從渡澗
戰未成列進薄之契丹大敗敵烈等皆死會耶律斜軫其
至進引師退沙得免田欽祚護石嶺屯軍恣爲姦利進不
能禁屢形於言欽祚憾之進武人剛烈戰功高欽祚數加
凌侮進不能堪遂縊而死欽祚以卒中風眩聞帝悼惜良
久贈安國節度使左右皆知而無敢言者尋詔以牛思進
代之夏四月帝發鎮州行營都監折御卿分兵攻岢嵐
軍下之遂取嵐州漢人於隆州依險築城以拒帝遣軍使
解暉折彥贊等先發兵圍之繼遣尹勳往城遂陷庚午
帝次太原時潘美等屢敗漢兵進築長連城圍太原矢下

交下如雨漢外援不至餉道又絕城中大懼帝至督戰益急城無完堞帝慮城陷殺傷者衆詔諭繼元降使者至城守陣者不納帝親督諸將士進薄城下列陣於前蹲甲交射矢集城上如蝟毛五月漢指揮使郭萬超踰城出降繼元親信之臣多亡城中危急帝復詔諭繼元速降當保終始富貴詔雖入城而諸將銳攻不可遏帝猶慮城陷害良民麾兵少却五月甲申繼元乃夜遣客省使李動奉表乞降詔許之因至城柱張樂宴從臣於城臺明日繼元率官屬編衣紗帽待罪臺下帝釋之賜襲衣玉帶召使升臺繼元叩首謝罪五月甲申詔授特進檢校太師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賜資甚厚命劉保勛知太原府凡得州十

軍一縣四十一帝作平晉詩命從臣和又授漢相李暉以下官有差詔毀太原舊城改爲平晉縣以榆次縣爲并州遣使分部徙太原民居之縱火焚太原廬舍老幼趨城門不及焚死者甚衆陳邦瞻曰宋之受制夷狄由失燕薊其不能取燕薊失在先下太原昔王林與周世宗謀取天下欲先定南方次及燕最後乃及太原蓋燕定則太原直且中兔耳將安往哉太祖趙普雪夜之言亦林遺意也太宗一日忘其本謀急於伐漢盡銳堅城之下僅能克之師已老矣復議攻燕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一敗而後世不振再舉再失利皆由太宗不知天下之大勢倒行求前以致顛蹶也

契丹和戰

太祖開寶八年三月契丹主賢命其涿州刺史耶律琮貽書知雄州孫全興請通好全興以聞帝命答書許之契丹乃使克沙骨慎思來結成復遣人告其漢以通好于宋無妄侵伐 秋七月遣閣門使郝崇信太常丞呂端使契丹報聘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夏四月契丹遣使耶律敵會葬太祖山陵尋遣辛仲甫報謝之契丹主問曰聞中朝有黨進者真驍將如進之比凡幾人仲甫曰名將甚多如進鷹犬之材何可勝數契丹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契丹主知其不可奪厚禮遣還帝曰仲甫遠使

絕域可謂不辱君命更得數人如此朕何患也

四年春正月帝伐其漢契丹遣撻馬長壽來言曰何名而伐漢也帝曰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其朝不援和約如故不然惟有戰耳自是和好中絕 帝既滅漢欲乘勝取幽薊諸將以師罷餉置不欲行崔翰獨曰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取之易帝意決五月庚子遂發太原 六月丁卯次東易州契丹刺史劉宇以城降留兵千人守之戊辰次涿州判官劉厚德亦以城降庚午進次幽州城南契丹將耶律奚底軍於城北帝率衆擊走之壬申命宋渥霍彥進劉遇孟玄喆分兵四面攻城圍之三周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契丹將多降 秋七月契丹順州薊州皆降耶

律學古時守燕悉方備禦不能支城中大懼契丹遣耶律休哥救燕癸未帝督諸軍與契丹將耶律沙大戰於高粱河沙敗將遁休哥兵適至與耶律斜軫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帝大敗死者萬餘人甲申帝引師南還休哥追至涿州帝急乘驢車走免喪資械不可勝計庚寅命孟玄喆屯定州崔彥進屯關南劉廷翰李漢瓊屯真定而還以石守信劉遇從征失律貶之乙巳帝至自范陽九月丙午契丹寇鎮州都鈐轄劉廷翰等合擊大破之是時契丹遣南京留守韓匡嗣與耶律沙耶律休哥侵鎮州報圍燕之役軍於滿城西方陣官軍許降匡嗣欲納之休哥曰彼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衆待之匡嗣不聽俄而劉廷翰陣於前崔彥進潛師躡其後李漢瓊崔翰趙延進兵繼至合擊之契丹軍大潰追至遂城西大敗之斬首萬三百級獲三將馬萬匹匡嗣棄旗鼓遁去獨休哥整兵而退

五年三月契丹兵十萬寇鴈門代州刺史楊業領麾下數百騎自西陁出至鴈門北口南向擊之契丹兵大敗殺其駙馬侍中蕭咄李自是契丹畏業每望見旌旗卽引去業本北漢節度使劉繼業爲漢主繼元扞太原城東南面每殺傷王師及繼元降繼業猶據城苦戰帝素聞其勇欲招致之令中使諭繼元俾招繼業繼元遣親信往繼業乃北面再拜大慟釋甲來見帝慰撫之復姓楊氏止名業拜代州刺史時以業善戰號楊無敵冬十月契丹主賢入寇

圍瓦橋關官軍陣于水南耶律休哥帥精騎渡水而戰官軍大敗休哥追至莫州十一月己酉帝自將禦契丹戊午次大名會契丹主引去帝欲復伐幽州李昉力陳其未可帝以劉遇曹翰為幽州部署遂還京時廷臣多迎帝意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曰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眾幽燕未下釐運為勞臣愚以為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下臣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粟典吏皆云自山後轉般以授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終為我有者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慮忻代未有軍砦入寇則田牧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鴈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其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勝若重之慎之則契丹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砦撫馭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用趙也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強弱之勢而已乎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陛下以德懷遠以惠勤民內治既成遠人之歸可立而待也帝嘉納之

呂中曰齊賢之論其知本矣然徒知遼

未可伐而不知燕薊在所當取豈惟齊賢雖趙普田錫王禹偁亦不之知也蓋燕薊之所當取者有二一則中國之民陷於左衽二則中國之險移於夷狄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臥也特太宗時未有可取之機耳契丹主還國以耶律休哥爲于越于越契丹至貴之職也休哥智略宏遠善料敵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卒樂爲之用

六年春正月癸卯置平塞靜戎二軍辛亥易州破契丹數千衆復改靜戎軍爲安靜軍秋七月遣使如渤海渤海本高麗別種契丹嘗取其扶餘城爲東丹府時帝將大舉伐契丹遣使賜其王詔畫見令發兵以應約滅遼之日幽薊

土宇復歸中朝朔漠之外悉與渤海竟無至者帝後復遣使如高麗諭令發兵西會高麗亦不能應

七年九月契丹主賢幸雲州至焦山有疾命韓德讓耶律斜軫受遺詔立長子梁王隆緒而卒隆緒小字文殊奴生十二年矣既嗣位謚賢曰孝成皇帝廟號景宗尊母蕭氏爲太后專國事復國號曰大契丹改元統和后以德讓爲政事令兼樞密使總宿衛兵勃古哲總領山西諸州事耶律休哥爲南面行軍都統

雍熙三年春正月庚寅以曹彬田重進潘美等爲都部署將兵伐契丹初賀懷浦將兵屯三交好議邊事與其子知雄州賀令圖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幸用事請乘其

藁以取燕剽帝信之於是曹彬為幽州道行營都部署
崔彥進副之米信為西北道都部署杜彥圭副之出雄州
田重進為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潘美為雲應朔等州都
署楊業副之出鴈門 三月癸酉曹彬趨涿州遣先鋒
李繼隆破契丹兵取固安新城二縣進攻涿州克之殺
兵將賀斯虜兵復集米信獨以麾下三百人接戰被圍數
重信持大刀大呼突圍而出會彬遣兵至遂敗契丹兵於
新城東北丁丑田重進出飛狐南遇契丹兵擊破之契丹
西南面招安使大鵬翼率眾來拒重進陣於東命部將荆
嗣出其西乘暮薄崖以短兵接戰契丹兵投崖而下殺獲
甚眾挑戰數日敵勢頗張時譚延美屯小沼嗣令延美列

隊平川別遣二百人執白幟于道側嗣以所部疾驅往關
契丹兵見旗幟綿曰疑大軍繼至欲遁去重進乘之契丹
兵崩潰生擒大鵬翼飛狐靈丘皆降 丁亥潘美自西陲
入與契丹兵遇追至寰州破之刺史趙彥章以城降進圍
朔州節度副使趙希贊亦舉城降遂轉攻應雲州皆克之
夏四月己酉田重進戰飛狐北再破之殺其二將趙普
上疏曰伏觀今春出師將以收復幽薊屢聞克捷深快輿
情然晦朔薦更已及旬矣尚稽克復屬在炎蒸飛輓甚煩
戰鬪未息王師漸老民亦疲夙夜思之頗增疑慮戰者
危事難保其萬全兵有凶器深戒于不戢前書有兵久生
變之言此可以深慮也苟更圖淹緩轉失機宜旬朔之

便涉秋序臣又慮內地先困邊境漸涼虜則弓勁馬肥我
則人疲師老恐於此際或誤指縱伏望速詔班師無容玩
愒不報 五月庚午曹彬引兵退與契丹耶律休哥戰於
岐溝敗績行諸將陞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卿等以
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虜聞大兵至
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及彬等乘勝而前所至克
捷每捷奏聞帝訝其進兵之速彬既次涿契丹南京留守
耶律休哥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以脅餘
衆晝則以精銳張其勢又設伏林莽以絕糧道彬居涿旬
日食盡退師雄州以援餽帝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
退軍以援芻糧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

曰溝河與米信軍接俟美盡略山後地會重進東下合勢
以取幽州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累持耻捧重兵不能有
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裹糧與不信復趨涿州休
哥聞之以輕兵來薄伺暮食則擊離信軍出者且戰且却
由是軍士自救不暇結方陣塹地兩邊而行時方炎暑軍
渴乏并澆淖而飲凡四日始得至涿士卒困乏糧又將盡
會契丹主隆緒與其太后自斡羅口將大兵應援趨涿州
彬信復退休哥因出兵躡之戰於岐溝關彬信敗走無復
行伍夜渡拒馬河休哥引精兵追及溺者不可勝計彬信
南趨易州方瀕沙河而躡聞休哥引兵復至驚潰死者過
半沙河爲之不流棄戈甲如丘山知幽州行府事劉保聖

死之休哥請乘勝略地至河爲界太后不從引兵還燕封
休哥爲宋國王丙子帝召曹彬米信及崔彥進等還令田
重進屯定州潘美還伐州徙雲應朔寰四州吏民及吐谷
渾部族分置河東京西時契丹耶律斜軫將兵十萬至定
安西賀令圖遇之敗績南奔斜軫追及戰於五臺死者數
萬人明日攻蔚州令圖與潘美帥師往救與斜軫戰於飛
狐又敗於是渾源應州將皆棄城走斜軫乘勝入寰州殺
其守城吏卒千餘潘美既敗于飛狐副將楊業引兵護雲
應寰朔吏民內徙時耶律斜軫已陷寰州兵勢甚盛楊業
遇之欲領兵出大石路與入石碣谷以避其鋒護軍王侁
等以爲畏懦欲從鴈門入川中而往業不可侁曰君侯素

號無敵今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時
有未利徒殺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爲諸公
先乃引兵自石跌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
業大原降將父當死上不之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
敵不擊蓋欲伺便以立尺寸功報國家耳今諸君責業避
敵尚敢自愛乎因指鴈家谷口曰諸君幸於此張步兵強
弩以相援也業轉戰當至此可夾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美
遂與侁帥麾下陣於谷口斜軫聞業且至遣副部署蕭撻
覽伏兵於路業至斜軫擁眾爲戰勢業麾幟而進斜軫佯
敗伏兵四起斜軫還兵前戰業大敗退趨狼牙村侁自寅
至巳不得業報使人登托羅臺望之無所見以爲契丹敗

走欲爭其功節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而
進行二十里聞業敗即麾兵却走賀懷浦敗沒業且戰且
行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拊膺大慟毒孽麾下力
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
進匿深林中耶律奚底望見袍影射之業墮馬被擒其子
延玉死焉業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
爲姦臣所迫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
業既敗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與我
俱死無益也可走還報天子衆感激皆戰死無一生還者
於是雲應朔州及諸城將吏聞業死棄城走斜軫伏陷
其地事聞帝深痛惜詔贈業太尉削美二任除洗名初議

盟兵獨與樞密院計中書不預聞及敗帝悔謂樞使
賢等曰卿等共睹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秋七月庚午
以曹彬等違詔失律各貶官有差初米信軍潰獨李繼隆
所部成列而還田重進亦全軍不敗詔以重進爲馬步軍
都虞候繼隆知定州丁亥以張齊賢知代州帝以楊業
死訪近臣可知代州者時齊賢以言事忤帝意因請行乃
命與潘美同領緣邊兵馬十一月壬寅契丹主隆緒及
蕭太兵帥兵南下以耶律休哥爲先鋒都統時劉廷讓帥
師數萬並海而北與李敬源合兵將趨燕休哥聞之以兵
扼要害逆戰於君子館大方盛寒士卒皆不能效弓弩會
隆緒兵大至圍廷讓數重廷讓先分精兵屬李繼隆爲後

援繼隆退保樂壽廷讓力不敵一軍盡沒以數騎脫走李
敬源楊重進皆死之先是休哥謀給智令圖曰我獲罪本
國旦夕願歸南朝令圖信之私遺重錦士兩及廷讓敗休
哥宣言願見雄州賀使君令圖意其來降欲擅其功即引
數十騎逆之既至帳下休哥據胡牀罵曰汝常好經度邊
事今乃送死來耶今左右殺其從騎而執之自是河朔成
兵無復聞志也丹乘勝長驅而南遂陷深邢德三州殺官
吏俘士民輦金帛而去魏博之北民尤苦焉帝聞之下詔
自悔而釋敗潰將士之罪且蠲河北逋租給復三年令圖
舍功生事輕而無詔初與其父懷浦首謀北伐一歲中父
子皆敗直貽中國之害 壬子契丹薄代州城副都署虜

漢贊畏懦保壁自固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禦之抵象
慨無不一當百契丹少却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拜師
來會戰使爲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栢井得密
詔云東路王師敗劔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時契
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使室中
夜發兵二百人持 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
爇芻契丹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拜師至駭而北走齊
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鎧砦掩擊大敗之殺其國舅詳穩
撻烈哥官使蕭打里斬首數百獲馬二千器械無算
四年春正月丙戌詔行營將士戰敗潰散並釋不問緣邊
城堡備禦有勞者具以名聞錄死事文武官子孫蠲河北

雍熙三年以前道祖敵所蹂踐者給復三年軍所過二年
餘一年二月繕汴河北諸州軍城隍帝將大發兵討
契丹遣使募兵於河南北四十餘郡凡八丁取一以充義
軍京東轉運使李維清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爭之
李昉等亦相率言河南之民罔知戰鬪或慮人情搖動因
而為盜非計之得乃詔獨選河北而諸路悉罷

端拱元年冬十月契丹主隆緒攻涿州城破遂進攻長城
士卒潰圍南走隆緒邀擊之殺獲略盡十一月契丹攻
滿城祁州及新樂皆陷之己丑郭守文破契丹于唐河
時北鄙騷動帝憂之訪羣臣以邊事右拾遺王禹偁獻禦
戎十策大略假漢事以明之漢十二帝言賢明者文景也

言昏亂者哀平也然文景之世軍臣單于最為強盛候騎
至雍火照甘泉哀平之時呼韓邪單于每歲來朝委質稱
臣邊烽罷警何耶蓋文景當軍臣強盛之時而外任人內
修政使不能為深患者由乎德也哀平當呼韓衰弱之際
雖外無良將內無賢臣而致其來朝者係於時也今國家
之廣大不下漢契丹即強盛至如撓邊侵塞豈有候騎至
雍火照甘泉之事乎亦在乎外任人內修德耳臣愚以為
外則合兵勢而重將權下詔感勵邊人使知取幽薊舊疆
非貪其土地內則省官以寬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信用
大臣以資其謀禁游惰以厚民力帝深嘉之
二年春正月契丹陷易州遷其民于燕癸巳詔議北伐

洎言中國禦戎惟恃險阻今自飛狐以東皆為契丹所有
既失地利而河朔列壁皆具城自固莫可出戰此又分兵
之過也請於沿邊建三大鎮各統十萬之眾鼎峙而守仍
命親王出臨魏府以控其要則契丹雖有精兵豈敢越而
南侵制敵之方盡於此矣宋琪言國家取燕於雄霸直進
非我戰地如今大軍於易州循孤山涉涿水抵桑乾河出
安祖寨則東瞰燕城纔及一舍此周德威取燕之路下視
孤壘洩旬必克山後八州聞薊門不守必盡歸降勢使然
也然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選使通好弭戢息民
此亦策之得也李昉王禹偁亦多以修好為言帝然之
八月尹繼倫大破契丹兵於徐河時朝廷聞契丹復至遣

李繼隆發真定兵萬餘護送糧餽數千乘趨威虜耶律休
哥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適領
兵徼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捷
還則乘勝而驅我非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
為今日計當卷兵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
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為忠義豈可泯然而死
為胡地鬼乎眾皆憤激從命繼倫令秣馬俟夜人持短兵
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州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
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
契丹一大將眾皆驚潰休哥方食失箸為短兵中其臂創
甚乘馬先遁餘眾引去契丹為之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寇

每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云

至道元年二月契丹大將韓德威率眾萬騎誘党項勒浪等族自振武入寇折御卿邀擊敗之於子河汭勒浪等乘亂反擊德威殺其將突厥舍利等德威僅以身免 夏四月契丹寇雄州何承矩條子河汭之捷諭州民且揭于市契丹謀知愧忿將襲取承矩以雪耻夜引數千騎抵城下承矩整兵出拒遲明與契丹酣戰契丹復走帝聞謂承矩輕佻生事罷之 十二月契丹韓德威謀知折御卿有疾遂帥眾犯邊以報子河汭之役御卿力疾御之德威聞其至不敢進既而疾甚母密告 帝御卿曰世受國恩邊寇未滅御卿罪也今臨敵安可死 帝卒自便死於軍中乃其

分也為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得兩全言訖泣下明日卒于師契丹兵亦退

西夏叛服 繼遷德明

太祖建隆元年定難節度使李彝興入貢李氏自思恭歷唐末五代世有夏州周顯德中封彝興西平王至是加大尉

乾德五年李彝興卒子克睿立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李克睿卒子繼筠立

四年王師伐漢繼筠遣其將李元遠光憲率蕃漢兵渡河略太原境以張軍勢

五年李繼筠卒弟繼捧立

七年五月李繼捧入朝獻銀夏綏宥四州地繼捧自陳願居京師乃遣使夏州護總麻以上親赴闕授繼捧彰德軍節度使併官其昆弟克信等十二人有差遂曲赦夏州管内以曹光實爲四州都巡檢使 六月李繼遷叛走地斤澤繼遷繼捧族弟也時爲管内都知蕃落使居銀州聞朝使至遣赴闕乃詐言乳母死出葬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

八年知夏州尹憲都巡檢曹光實襲繼遷破之斬首五百級焚四百餘帳獲其母與妻繼遷遁去

雍熙二年二月繼遷陷銀州先是繼遷旣敗轉徙無常處復連娶豪族漸以彊大而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徃徃多

歸之繼遷因語其豪右曰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日絕之爾等不忘李氏能從我興復乎衆曰諾遂與弟繼冲赴夏州詐降誘殺曹光實于葭蘆川因襲獲銀州復攻會州焚城郭而去事聞朝廷遣知秦州田仁朗等將兵討之 五月徵田仁朗還副將王侁擊繼遷走之初繼遷旣殺曹光實遂圖三族此若將折遇也殺監軍使者與繼遷合田仁朗行次綏州請益兵留月餘俟報時繼遷乘勝進攻撫寧砦仁朗聞之喜曰戎人常烏合寇邊勝則進敗則走不可窮其巢穴今繼遷嘯聚數萬盡銳以攻孤壘撫寧小而固非浹旬所能破我俟其困以大兵臨之分遣強弩三百邀其歸路虜成擒矣部署已定仁朗欲示閑暇縱酒擗蒲侁等

因媒孽之帝聞三族已陷大怒徵仁朗還下御史獄劾問請益兵及陷三族狀仁朗對曰銀綏夏三州兵皆以城守為詞不遣三族去綏州遠非元詔所救也臣已定擒繼遷策會詔至不果因言繼遷得羌戎情願優詔懷來或以厚利啖部落酋長令圖之不爾他日大為邊患帝愈怒特貸死竄商州是月侁等出銀州非破悉利諸寨其黨折羅遇麟州諸蕃皆請納馬贖罪助討繼遷侁遂舉所部入濁輪川斬賊首五千級繼遷及遇也遁去時詔郭守文與侁同領邊事守文復與夏州尹憲擊鹽池諸蕃焚千餘帳由是銀麟夏三州蕃百二十五族悉內附三年繼遷請降于契丹契丹即封為夏國王以義成公主妻之 夏四月

夏州安守忠以衆三萬與繼遷戰于王亭鎮敗績繼遷定至城門而還

端拱元年五月復以李繼捧為定難節度使遣之鎮帝嘗謂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對曰羌人驕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會有言繼遷悉知朝廷事疑繼捧洩之乃出繼捧為崇信軍節度至是繼遷侵擾日甚諸將用兵無功帝從趙普計復命繼捧鎮夏州賜姓名趙保忠厚賜而遣之以招繼遷

淳化二年秋七月李繼遷請降以為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先是繼捧至夏州數月即言繼遷悔過歸欵詔授繼遷銀州刺史然實無降心也至是與繼捧戰于安慶澤

繼遷中流矢遁去轉攻夏州繼捧乞濟師乃遣翟守素出兵援之守素至繼遷納款奉表謝罪遂有是命且以其子德明爲管内蕃落使行軍司馬未幾繼遷復叛

五年春正月詔以李繼隆爲河西都部署討李繼遷先是轉運副使鄭仁寶議禁鹽池用因繼遷繼遷遂率邊人四十二族寇掠環州邊將多爲所敗久之繼遷欲徙綏州民於平夏部將高文岬等因衆不樂反攻敗之繼遷復圍堡砦掠居民焚積聚遂攻靈州朝廷乃命繼隆討之 三月

乙亥李繼隆將兵入夏州時繼捧聞繼隆日至先挈其母妻子女壁于野外上言與繼遷解怨獻馬五十四匹乞罷兵帝覽奏立遣中使督繼隆進軍及師壁境繼遷因龔繼捧

營欲併其衆繼捧方寢聞繼捧作軍騎走還城指揮使趙光嗣閉之別室開門迎繼隆繼隆執之送汴繼遷遁去繼捧至京赦之封宥罪侯 夏四月甲申墮夏州城帝以夏州深在沙漠奸雄因以竊據欲墮其城宰相呂蒙正曰自赫連築城以來每爲關右之患若遂廢之萬世利也乃詔墮之遷其民于銀綬是年繼遷復遣使貢馬謝罪

至道元年六月李繼遷遣押衙張浦以良馬橐駝來獻帝令衛士射于後圃俾浦觀之士皆拓兩石弓有餘力帝笑問浦曰羌人敢敵否對曰羌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巨人遂矣况敢敵乎帝留浦京師遣使拜繼遷鄜州節度使遂不受 秋七月李繼遷寇清遠軍守將張延贇敗

二年夏四月遣李繼隆等分道討李繼遷初帝命白守榮
等討芻粟四十萬赴靈州李繼遷邀擊于浦洛河守榮衆
饋運餉盡為所奪帝怒命繼隆為環慶等州都部署將兵
討之會曹燦自河西還言繼遷衆萬餘方圖靈武城中告
急使為繼遷所得則頽兵不去矣呂端請發兵由麟府廊
延環慶三道以擣平夏襲其巢穴則靈武之圍自解或云
盛夏涉旱海水泉竭糧運艱辛不如靜以待之帝不聽即
部分諸將命繼隆出環丁罕出慶范廷召出延王超出夏
張守恩出麟五路進討直趨平夏保安軍奏獲繼遷母帝
周寇準議且斬之呂端言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祖曰

願遺我一杯羹夫舉大事者不顧其親况繼遷胡夷悖逆
之人哉斬之徒樹仇怨益堅其叛不若置延州善養視之
以繫繼遷心帝從之八月李繼隆率諸將進軍期抵烏
白池繼隆遣其弟繼和馳奏以環州道迂欲自清岡峽直
趨繼遷巢穴不及援靈武上怒曰汝兒必敗吾事矣因手
札切責使未至而繼隆已發兵與丁罕合行十日不見虜
引軍還張守恩見虜不擊獨范廷召與王超至烏白池與
賊遇時賊銳甚超持重不進其子德用年十七為先鋒請
乘之轉戰三日虜遂却德用曰歸師遇險必亂乃領兵先
絕要害下令曰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賊見其師整不敢逼
廷召等大小數十戰互有勝負而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終

不能破賊

三年二月李繼遷遣使納款且求蕃任會帝崩太子初卽位方在諒陰許之授繼遷充定難節度使且割夏綏銀宥靜五州與之張浦亦遣還繼遷尋遣弟瑗詔闕謝未幾復抄邊

真宗咸平五年三月李繼遷大合蕃部攻陷靈州繼遷攻靈州爲西平府居之先是帝以靈武事訪李至至言河湟之地夷夏雜居是以先王置之度外今靈州不可不棄若移朔方軍於環州保固邊境亦一時之權也帝不決時繼遷抄掠益甚帝以張齊賢爲涇原諸路經略使禦之齊賢亦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徒使軍民六七萬陷于危亡之

地無益通判永興軍何亮復上安邊書言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舍之則戎狄之利廣且饒矣一患也自環慶至靈武凡千里西域戎狄合而爲一二患也冀其馬之所生自匈奴猖獗無匹馬南來惟資西域西域旣分爲二其右乃西戎之東偏實爲夏賊之境其左乃西域之西偏如舍靈武復合爲一夏賊桀黠俾諸戎不得貨馬未知戰馬何從來三患也請築溥樂耀德二城以通河西之糧道靈武居絕域之外不築此二城爲唇齒與捨靈武無異帝覽奏復詔羣臣議棄守之宜楊億上疏引漢棄朱崖爲喻請棄靈武守環慶與李至前議合輔臣復以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惑之李沆曰繼遷不死

靈武終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帝不從以王超爲西面行營都部署將步騎六萬援靈州會繼遷寇清遠軍都監段義叛降于繼遷繼遷勢益張復攻定州懷遠曹燦以蕃兵邀擊之稍稍斬獲而王超所將大軍卒不能進靈州遂陷知州事裴濟死之帝得報悔不用李沆之言

六年六月李繼遷圍麟州詔金明巡檢李繼周擊之知州事衛居寶出奇兵突戰繼遷拔營遁去十月李繼遷轉攻西蕃取西涼府都首領潘羅支僞降集六谷蕃部合擊繼遷繼遷大敗中流矢死子德明立契丹封德明爲西平王時環慶邊臣以德明初立乞降詔慰撫之帝乃詔德明

審圖去就知鎮戎軍曹瑋上言繼遷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國危子弱不卽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南爲郡縣此其時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報

景德三年九月李德明奉表歸欵復遣劉仁勗進誓表十月授德明充定難節度使封西平王賜賚甚厚給奉如內地因索子弟入質德明謂非先世故事不遣惟獻駝馬謝恩而已自是德明歲朝貢不絕

大中祥符三年夏州饑德明上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方納欵而敢渝誓請降詔責之王旦曰第詔德明云已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其遣衆來取德明得

詔慙曰朝廷有人遂止

九年德明表邊臣罕守舊制各務邀功漸乖盟約詔答之
乾興二年德明以兵攻麟州柔遠嘗巡檢楊承吉與戰不
利命曹瑋為環慶秦州緣邊巡檢安撫使備禦之是年德
明城懷遠鎮為興州

仁宗天聖九年十月德明死子元昊立事見後

交州之變

太祖開寶六年五月交州丁璉入貢梁末交州土豪曲承
美乘中國之亂據有十二州之地南漢遣將攻承美執之
置交州節度乾德初節度使吳昌文死其將吳處珩自立
謹州刺史丁部領數敗處文等自領交州帥號大勝王署

璉為節度使尋遜璉位漢既亡璉入貢授璉靜海軍

節度封交趾郡王

太宗太平興國五年秋七月交州丁璉及其父部領相繼

死璉弟璿權行軍府事璿年尚幼大將黎桓幽璿別館而

代領其衆時知邕州侯仁寶趙普女弟之夫也盧多遜與

普有隙出仁寶於邕九年不代仁寶恐因循死嶺外乃上

言交州亂可以偏師取之願乘傳詣闕面陳其狀帝喜將

拜召仁寶多遜遽奏曰交州內擾此是天亡之秋但先召

仁寶其謀必泄蠻寇預為之備未易取也不如密令仁寶

經度其事發兵長驅勢必萬全帝以為然以仁寶為交州

水陸轉運使孫全興張洸崔亮劉澄賈湜王僕並為部署

將兵討之全興濬亮由邕州澄湜僕由廉州進桓聞之乃遣使爲丁璿上表求襲位帝不許

六年三月交州行營破賊于白藤江口獲戰艦二百於是知邕州侯仁寶率兵先進孫全興等頓兵花步黎桓詐降以誘仁寶遂爲所害會炎癘軍士多死轉運使許仲宣以聞詔班師斬劉澄賈湜于軍徵全興下獄尋棄市

八年春黎桓自稱權交州三使留後遣使來貢併上丁璿讓表帝賜桓詔曰朕且欲璿爲統帥之名卿居副貳之任若璿將材無取董心如故然奕世承襲載編星紀一朝舍去節鉞降同士伍理旣非便居亦靡安宜遣璿母子盡室入朝卽降制授卿節旄凡茲兩途爾當審處其一桓不聽

命

雍熙二年以黎桓爲靜海軍節度使桓復上表求正領節鎮朝廷懲孫全興之敗不欲用兵許之丁氏由此遂滅四年復封桓爲交趾郡王

真宗景德三年五月交州黎桓死子龍廷殺其兄龍鉞而自立知廣州凌策等言桓諸子爭立衆心離叛請發本道兵討之帝以桓素修職貢不欲伐喪令緣海安撫使諭曉之龍廷復入貢後賜名至忠

大中祥符三年春交州大校李公蘊弒其主至忠自立爲留後遣使入貢帝曰黎桓不義而得公蘊尤而效焉甚可惡也然蠻俗何足責哉遂用桓故事封公蘊爲交趾郡王

交州自公蘊後世修職貢不絕然數盜邊至其王乾德遂
大舉入寇神宗熙寧八年也時朝廷方議開疆知桂州沈
起遣官入溪洞點集耆丁為保伍又於融州強置城寨殺
人以千數交人以爲言罷起以知州劉燾代之燾至奏罷
廣南所屯北兵而用槍杖手分戍後聽偏校言以爲安南
可取乃大治戈船交人來互市盡遏絕表疏亦不得達至
是遂分三道入寇一自廣府一自欽州一自崑崙關連陷
欽廉二州殺土丁八千人事聞起坐貶安置郢州除燾名
神宗熙寧九年春正月交人圍邕州知州蘓緘悉力拒守
外援不至城遂陷緘義不死賊手燾其家三十六人皆先
死藏屍于坎乃縱火自焚城中人感緘之義無一人從賊

者於是交人盡屠其民凡五萬八千餘口事聞詔贈緘奉
國節度使謚忠勇 二月以郭逵爲安南招討使時會得
交人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今出兵欲
相拯濟時相怒乃以天章閣待制趙尚爲招討使將兵討
之尚言逵老於邊事願以爲使而已副之故有是命 冬
十月郭逵敗交人兵手執以江初逵次長沙先遣將復邕
兼而自將遠近至富良江蠻以精兵乘船逆戰官軍不能
濟趙尚賢自將吏伐木治攻其機石如雨蠻船皆壞因設
伏擊之斬首數千殺其僞太子洪真李乾德懼遣使奉表
明軍門納款時官兵八萬人昌暑涉瘴地死者過半富良
江去其國不遠逵不敢渡得其廣源州門州思浪州蘓茂

州枕榔縣而還羣臣稱賀詔以廣源爲順州赦乾德罪治
沈起劉葵開釁之罪安置隨秀州 陳邦瞻曰交州在宋
世凡再叛初以侯仁寶後以沈起仁寶死起竄足爲邊臣
不務安輯而生事者之戒雖然交州小醜再勤王師卒無
成功宋之不振甚矣

蜀盜之平

太宗淳化四年春蜀青岷民王小波作亂初蜀王其府庫
之積悉輸汴京後伊者競喜功利於常賦外更置博買
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狹且稠耕稼不足以給由
是小民貧困兼并者益糴賤販貴以規利小波因聚衆爲
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爲爾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神

彭山殺縣令齊元振剖其腹實之以錢以其平日愛錢
故也賊黨由是愈熾旁邑響應 十二月西川都巡檢使
張玘與王小波戰于江原玘執中小波已而爲小波所殺
小波亦病創死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爲帥寇掠州縣陷
邛州永康軍衆至數十萬

五年春正月戊午李順攻陷漢州之陷彭州遂攻成都轉
運使樊知古知府郭軫及官屬出奔梓州順入城據之僭
號大蜀王遣其黨四出攻劫州縣兩川大震帝議遣大臣
撫諭趙昌言獨請遣兵急討無致滋蔓帝從之遣宦者王
繼恩爲兩川招安使分路進討以雷有終爲陝路轉運使
二月乙未李順分遣楊廣數萬衆寇劍門上官正爲劍

門都監麾下有疲卒數百因勉激以忠義勇氣百倍力戰以守會成都監軍宿漢兵至正與之合迎擊賊衆斬馘幾盡餘衆三百分還成都順怒其驚衆盡斬之自此氣沮時朝廷聞蜀盜甚盛深以棧道爲憂正以孤軍力戰破賊於是閣道無壅王師得以長驅而進 李順圍梓州初知梓州張雍聞王小波起卽練士卒募強勇爲城守計輦綿州金帛以實帑藏命官屬治戎器守械悉備至是順遣其黨帥衆二十萬圍梓城中兵纔三千雍悉智力禦之凡八十日王繼恩遣石智顯來援賊乃潰去 巳亥王繼恩師至綿州賊潰走追殺其衆遂復綿州遣曹習破賊于老溪復闡巴蓬劍等州 五月王師至成都破賊十萬衆斬首三

萬級獲李順遂復成都其黨張餘復攻陷嘉戎瀘渝瀘忠萬開八州開州監軍秦傳序死之 辛未降成都府爲益州 八月甲午以王繼恩爲宣政使初中書以繼恩討蜀寇功欲除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宣徽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以酬之帝怒深責相臣乃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以授之 辛丑以張詠知益州時王繼恩上官正宿翰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頓師不進專務飲博其下恣橫剽掠餘寇時復張大詠至勉正等親行臨發舉酒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此行當蕩平醜類若老師曠日卽此地還爲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計深入大致克捷時寇

掠之際民多脅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時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旣而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詠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厭勝也初蜀士知向學而不樂仕宦詠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達三人皆有學行爲鄉里所稱遂敦勉就舉士由是知勸民有謀訴者詠酌量情法輕重判數語以示之蜀人刻爲戒民習風俗爲之敦厚先是城中屯兵尚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餘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

之喜曰此人何事不了吾無憂矣 癸卯以叅知政事趙昌言爲川峽都部署時上繼恩在蜀不能戢衆帝意頗厭兵召昌言謂曰西川本自一國太祖平之今三十年矣昌言知帝指卽前畫攻守之策帝喜命昌言帥蜀自繼恩以下並受節制旣行或奏昌言有反相不宜握衆兵尋罷知鳳翔府 上官正復雲安軍先是張餘賊衆攻夔州白繼贊大敗之于西津口斬首二萬獲舟千餘艘正復連破賊于廣安嘉陵合州賊進攻陵州又爲知州張旦所敗至是正等大敗張餘於雲安軍復其城

至道元年二月丙午四川都監宿翰獲張餘于嘉州先是西川行營衛紹欽楊瓊屢破賊衆復蜀邛等州帝以蜀盜

斬平下詔罪已略曰朕委任非當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惠和為政管權之吏惟用刻削為功撓我蒸民起為狂寇念茲失德是務責躬未鑒前非庶無二過聞者感悅至是餘攻眉州翰擊敗之餘走嘉州為軍士所獲是年召王繼恩還以上官正雷有終為四川招安使蜀寇悉平後數年復有王均之變

直宗咸平三年春正月甲午益州戍卒作亂推王均為首初神衛卒戍益州以都虞候王均董福分領之福禦眾有法所部皆優贍均好飲博軍裝悉以給費至是兵馬軫轄符昭壽與知益州牛冕大閱于東郊蜀人趨觀之二軍衣服鮮敝不等均眾由是慙憤而昭壽亦驕姿侵害軍士素

怨之是月朔戍卒趙延順等八人為亂遂殺昭壽益州官吏方賀正且聞變皆奔竄知州牛冕與轉運使張適縋城而去惟都巡檢使劉紹榮冒刃格鬪眾寡不敵叛卒尚未有主欲奉紹榮紹榮攝弓矢罵曰我本燕人棄虜歸朝豈能與爾同逆耶亟見殺我終不負朝廷也監軍王澤召王均謂曰汝所部為亂盍往招安之叛卒見均即擁之為主紹榮自經死均遂僭號大蜀改元化順署置官稱以小校張鐸為謀主均帥眾攻陷漢州進攻綿州不克直趨劍州為知州李士衡所敗還保益州帝時幸河朔將發大名聞之以戶部使雷有終為川峽招安使李惠石普李守倫並為巡檢使給步騎八千往討之上官正李繼昌等皆隸焉

時知蜀州楊懷忠聞亂卽調鄉丁會諸州巡檢兵討之
懷忠入益州焚城北門至三井橋與賊黨戰數合懷忠不
利而退復檄嘉眉等七州合兵再攻益州敗之乘勝逐賊
至州南十五里砦干雞鳴原以俟王師均亦閉門自固
二月癸亥雷有終等至益州時都巡檢張思鈞已克漢州
遂進壁升仙橋賊出攻砦有終擊走之 丁卯王均開城
門僞遁雷有終等帥兵入城號令不肅官軍競剽掠賊閉
關發伏布牀榻于路口官軍不得出因爲所殺有終等緣
堞而墜得免李惠死之官軍退保漢州益州城中民皆奔
迸四出復爲賊黨追殺或囚繫之支解族誅以恐衆又脅
士民之少壯者爲兵先刺手背次髡首次黥面給軍裝令

乘城與舊賊黨相間有終署榜招之至則署其衣袂釋之
日數百人 冬十月甲辰雷有終復益州初賊由升仙橋
分路襲王師有終帥兵逆擊大敗之王均單騎走還城遂
撤橋塞門有終與石普進屯於城北分遣將校攻城三面
賊出戰屢敗然王師每薄城輒會雨城滑不能上有終命
爲洞屋以進均亦對設敵樓以相拒有終遣卒焚之賊由
是消沮復築月城以自固有終令卒蒙氈乘燧以入悉焚
其望櫓機石先遣東西南砦鼓譟攻之有終普分主洞屋
而前遂入城大敗之均夜與其黨二萬人突圍而遁有終
疑有伏遣人縱火城中明日執嘗受僞署者數百人悉焚
殺之時謂冤酷均旣走所過斷橋塞路焚倉庫而去己丑

有終遣楊懷忠追均至富順及之大敗其衆遂入城均縊
死懷忠取均首及僭僞法物降其黨六千人詔進有終懷
忠等秩流牛冕儋州張適連州

四年十二月丁未詔蜀賊既平除追捕亡命餘誣誤之民
並釋不問訛言動衆者有司斬以聞

六年冬十月復以張詠知益州民間詠再至皆鼓舞相慶
轉運使黃觀上其治狀下詔褒美會遣謝濤巡撫西蜀帝
令傳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是時內地亦
多寇盜濮州賊夜入城掠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家王
禹偁時守黃州上疏曰伏以體國經野王者保邦之制也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

剖七十餘年太祖太 削平僭僞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
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撤武備者二十餘年書生頗
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
旅人名為郡城蕩若平也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為強幹
弱枝之術亦匪得其中道也臣比在滁州值發兵挽漕關
城無人守禦正以白直代主關閉城池頽圯鎧仗不完及
徙維揚稱為重鎮乃與滁州無異嘗出鎧甲三十副與巡
警使臣殼弩張弓十損四五蓋不敢擅自修治上下因循
遂至於此今黃州城池器械復不及滁揚萬一水旱為災
盜賊竊發雖思備禦何以支吾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
太宗杜僭僞覬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維世又

生救弊之道在乎從宜疾若轉規固不可膠柱而鼓瑟也
 今江淮諸州大患有三城也頽圯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
 不服習三也漢賊之興慢防可見望陛下特紆神斷許諸
 郡酌民戶衆寡城池大小並置守捉軍以交不過五百人
 閱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壁繕完甲冑則郡國有禦侮之備
 長史免剽略之虞矣 按禹備此疏深切時弊故附見于此

宋史卷之六十一

可膠柱而鼓均縊

天仗不完二也軍

特紆神斷許諸

軍以交不過五百人

九甲冑則郡國有禦侮

此疏深切時弊